知守齋集 三

疏劄
書啓
議
箋
應製文
祭文
哀辭

知守齋集卷之五目錄

書啓

議

徽寧殿禫祭　東宮服玄袍當否議

徽寧殿禫祭後大享時用樂當否議

內喪在先祥後上食當否及攝行時祭官服色議

先正臣趙憲宗事議

白頭山祀典當否議

知守齋集卷之五

疏劄

辭召命疏

伏以臣於往者陳情徑歸未得留參於 眞殿移奉之際誠禮俱缺悚懍靡措繼伏聞臣迷息臣彥鉉猥隨都監諸臣入侍時 聖諭諄諄俯及賤臣仍命歸遺以餕餘珍果頃又迷息偕諸司官被對伏蒙 聖上申問賤臣去就惟此異渥一猶隕越況至於再在臣義分宜卽仰陳叩謝之忱兼暴迫切之懇而不但母病尚此委頓臣亦感冒呻痛未遑締成文字此際

聖旨復下史官遠臨軫念之委曲敦召之鄭重迴出尋常仍且有醫來視疾之恩臣尤不勝其兢惶萬萬不知所出伏念臣蹤地之不敢復厠於周行情理之末由將還於京裏前後筵白與疏籲業已殫竭無餘非特一世之所共諒抑亦 聖鑑之下照燭靡遺今不須復有臚列重溷聰聽而姑只以卽今情理而言之江郊之齟齬前旣屢蒙 聖敎今又俯軫及此臣實感泣無窮而臣之老母今年八十有一氣旣日益衰而病亦日益深又自去冬以來視前尤倍或昨減而今加或朝歇而暮欲委身床褥凜凜綴綴者已

七朔矣夏節漸晩日煦漸熱而猶且重緜燠室如禦冬冱少觸風冷輒即陡劇以今氣力雖在戸庭之間尚難望運動則尤何暇擬論於四十里之撼頓遷徙乎 聖旨又以在京大臣之其幾其雖西樞閒職豈一向處外爲教念臣一自屏野以來不容復自居以大臣之故曾未敢進一言論一事奄奄無陽界上意思久矣惟是芻蕘之詢或有所及則一得之愚又不敢不獻之意固嘗仰白而亦 聖明之所俯許也假使臣冒昧進身所自效其分寸者但有此一事耳雖方處鄕臣又敢忘斯義哉然則設令臣無他可引之

端言其去來奚殊於江湖鳧鴈而況今情理之萬分懇迫歷數卿宰無有臣比以 聖上錫類之仁孝理之化倘一鑒燭必垂矜念而鳴號屢徹開許猶靳恩命相仍敦迫愈嚴此又臣不肖無狀誠意淺薄之致慚痛抑塞尚何可言茲敢瀝盡肝血仰控於盖高之聽伏乞 聖慈亟命劖臣職秩正臣違命之罪以安微分則臣謹當母子相守歌詠惠化以畢終養之至願誠不勝萬幸

免喪後辭召命疏

伏以 王世孫患候遄安賀儀載舉冊禮期日又已

涓吉中外慶抃小大同情念臣罪逆不天禍延老母冥頑苟活奄闋喪制俯仰慚痛人理殆盡不意 聖朝復煩收錄遠辱召旨臣祇奉拜稽唯有摧咽顧臣從前所被恩渥罔非賤分之外而至於臣母疾病死喪之際藥物弔賻之典已是罕有之異數有非人人所敢僥冒又况哀臣之或死則內使宣敎賜膳念臣之或病則御醫賷藥來視軫臣家計之貧窘則再命本道題給食物臣於苫堊號擗之中尤不勝惶恐感泣無地措躬終不敢以凶故名姓猥煩 天聽迄玆泯默秪益隕越矧今除命又下於三年不呼之餘在

臣分義宜卽進伏天陛以少伸區區叩謝之忱而第臣甫訖祥禫遽近城闉叨承榮秩自同平日非但悲深不洎抑亦情所不忍且臣自七八年來積傷於子女慘慽仍之以遭罹巨創其能尙延喘息不至滅死者實賴　天地生成之恩而見方犬馬之齒又過六旬只軀殼僅存而疾恙之沈頓筋骸之癃痠殆無餘地雖欲自力趍詣其勢末由辜恩虧分罪在罔赦玆敢仰籲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俯垂照察亟命削臣之職治臣之罪以安微分以肅邦憲千萬幸甚

自城外退還請譴書

伏以臣於頃者坐違嚴召分甘誅殛善地薄竄已出望外又況不終日而旋蒙恩宥尤是前所罕聞驚惶隕越靡所容措顧以罪累之蹤有不容一日遲徊於城闉之下歸伏田里日夕懍慄文字控籲亦所不敢一味泯縮秪俟重譴之際伏蒙 大朝特命遞解臣藥院兼任臣誠惶感萬萬如新拜爵唯是 聖教嚴重有非爲人臣所敢聞者不敢偃息私次進詣城外泥首胥命跼天蹐地無所因極不意昨夕伏承 大朝特遣史官諭以勿待命臣尤五情失守只有感泣無窮念臣前後負犯類非薄物細故律以邦憲誠萬

頒而有餘矣苟不亟被重勘其可謂國有法乎臣實不敢以倖免爲幸而深懼夫緣臣一人之故致刑政之無章也且臣伏聞諸臣所陳間有未喩於私心者筵話嚴秘雖未得其詳如非傳聞之易差豈亦記注之不的而然而在臣賤分悚仄不敢安深矣臣方患暍呻楚眩喘俱苦不得不冒萬死仰陳肝膈之懇仍爲復尋鄉路歸死故山之計臣罪至此益無所逃伏乞 睿慈亟令攸司先削臣職秩仍將臣罪戾照法勘處以嚴朝綱以安私分幸甚

敍復後請譴疏

伏以 聖上追孝 太室加上崇號進冊 東朝賀
儀載舉遐邇均歡動植齊抃況臣猥以經幄舊物未
能先驅蓐蟻及今白首垂死獲値曠世盛典區區下
忱欣愴交集揆以情禮何敢逡巡於舞蹈之列而罪
戾之蹤又不敢唐突徑入進伏城外冒控短章未及
登徹遽承嚴敎罪上添罪合被誅殛而 聖度天大
薄施譴罷纔過一宵旋下恩敘臣尤驚隕懍慄不知
所措徊徨數日恭聞賀班旣成始敢退歸鄉寓悚息
以俟命者又將兩旬而職秩依舊刑章尙稽臣誠跼
蹐高厚無所因極玆不得不仰首鳴號臣罪萬死噫

自古及今苟非有至難強之情與病者其孰敢後赴於無前之邦慶而自陷於不測之誅哉必其有萬分不得已者存耳念臣之前夏行遣負犯深重臣亦自分其罔赦而況其時金吾堂郞之奉行或緩者幾不免於或誅或竄卽臣之不容於死從可知也當此之際聞者莫不爲之魄奪況臣親當尤將如何幸賴

聖朝好生之德同符天地臣之縷命雖至今延活而每一追想寢驚夢愕其不敢肆然抗顔遽入脩門者實非由全昧義分卽所以嚴畏邦憲而日者　聖敎至責之以無臣節臣於此益不勝其崩隕抑塞求死

不得夫爲人臣而無臣節則其何以一日視息於人類之中自立於覆載之間而在國家肅政刑勵臣鄰之道亦宜考律正名嚴加誅絶俾一世知戒又豈可視如微眚細過昨罷今敘殆同一場戲劇而止哉臣身之倖免重辟固不敢晷刻自安而四方聽聞其將謂國家政刑何如也今唯臣亟被嚴譴然後臣分可以少塞臣節可以少樹而政刑亦可以少肅敢此冒死號籲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下臣司敗論斷臣前後罪犯以明君臣之義以勵羣工不勝幸甚

未赴祭班請譴書

伏以日月其逝 懿昭魂宮祥期奄過伏惟 睿懷
傷悼何堪臣於前月敢上一疏仰請嚴誅日夕悚息
而祗俟鈇鉞之降者三旬有餘及伏奉 聖批所以
開示而慰諭之逈出尋常萬萬非如臣負罪待勘者
所敢得臣於此且感且恐不知所以爲喻也念臣舋
戾旣重雖蒙 聖朝寬恩得免流殛而其於抗顏復
進則又豈臣分之所敢出哉且臣年益衰而病益深
素患咳喘近益陡劇委頓昏憹不能自振魂宮陪祭
之班大庭問候之列俱未趍參尤合萬死抑臣前以
月廩事屢煩籲號伏想 离明亦已俯燭之矣臣之

從前素餐固已多矣今何敢假飾爲辭遜態哉誠以
有罪而未蒙重勘又從而冒受厚廩揆以法義甚非
所宜况臣之再承恩譴在於前歲之冬而州人乃與
其時朔廩而併致之臣雖欲畏威含恩冒昧祇承一
身廉義固不足言而獨奈事理之乖舛何哉臣之所
帶軍門提擧最稱緊重雖臣在朝已非所堪况今虛
縻於屛野俟譴之身在臣私分深切兢蹙論以國體
又甚錯謬玆敢仰陳由中之懇冀蒙體下之恩伏乞
離明曲垂諒察先將臣所兼軍門提擧亟行遞改
收還月廩輸送之令仍令攸司劃臣職秩治臣前後

負犯以安微分以嚴朝綱千萬幸甚臣方治章欲上之際伏聞 大朝傳敎以諸重臣之不赴祭班罷職禁推譴罰有差臣尤驚惶震越莫省所措臣與諸臣罪犯相同而諸臣則重至坐罷輕亦禁推而臣獨幸免不但臣心悚愧有不容言其在朝家刑政又何可一罪一捨以貽四方之譏議乎更伏乞 邸下卽令論臣之罪與諸臣同勘俾無倖漏不勝大願

請遞瀋使疏

伏以臣蹤地危蹙跧伏鄉里濆擾是懼旣不敢違章控籲則只自日夕兢隕而已不意日昨瀋使之命遽

及於臣臣於此實不勝其萬萬驚惶以臣鈍庸其於專對之任固已太不近似而此猶未暇言耳念臣前後負犯有非等閑過眚至今保有職秩息偃自在誠荷天地之大造而每一循省寢夢猶驚今忽自託於往役之義彈冠結綬馳郵驛而責厨供則一世嗤點姑不須論其爲朝廷之羞當如何也且臣素患汗渴與眩喘俱已　聖鑑之所洞燭不敢猥輒煩縷而年來衰耗日以益甚諸症比前越添每當暑濕必致陡劇假使任便靜居尚患殑殑欲絕況若撼頓行役其憂實在性命今縱欲弁髦廉義冒沒趍承誠恐有狼

狽中路僨誤國事之慮臣雖愚昧豈不知出疆遠役非所敢辭數月驅馳非所敢憚而乃敢干冒威尊未遑他顧者實以情勢與病狀萬分難强兹不得不瀝陳肝膈之懇伏乞 聖慈俯垂照察亟許遞改臣使价之任仍命論勘臣違慢之罪以重使事以肅朝綱千萬幸甚

乞致仕疏

伏以臣惷愚鈍劣固不足以需世而猥蒙 累朝恩渥冥升至此蔑效涓埃徒糜稍廩每一循省惶愧靡容臣今年益衰而病益深飾巾視蔭去死無幾區區

肝膈之懇若不獲遂則誠恐一朝塡溝壑抱恨無窮敢此瀝血仰瀆以冀　聖明之矜許焉臣聞隋人章世康有言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宋臣歐陽脩告其君曰前古爲人臣者不待伏於牀笫然後稱疾不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心志已衰筋力難强則義當知止臣每看書至此未嘗不三復有味乎其言之也臣本禀賦虛薄受傷水土疾病纏綿重以年來喪慽荐酷神氣日悴視聽日衰齒落過半咯血不止手脚癱瘓運用艱澁奄奄如篤老之人此固　聖鑑之所俯燭知舊之所共愍者而身

伏田野名繫朝籍寤寐食息未敢一刻自安竊稽古人年不至而謝事者甚多當時以爲至榮後世傳作美談如宋之李孝基呂誨不及六十范鎭王彥輔歐陽脩僅踰六十而俱得致仕今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五視李呂則殆過十年而比范歐三人亦無不及況其痼疾喘喘衰朽凜凜又未必昔人之皆如臣焉則臣之宜休尤可知也且聖人制禮四十强而仕五十服官政七十致事以此揆之人臣之仕於朝自四十至於七十以其間三十年爲限者設教垂訓意義有在而計臣出身恰爲四十二歲視聖訓三十年之限

又已過一紀則臣之齒距七十雖不滿四五歲以此方彼亦足相當而有餘矣壬申冬賜對時臣仰陳此意伏想 聖聰亦必記有之矣臣於其後擬更申籲寸心耿結而喪病悲憂未能得間往歲藥院之除入朝屬耳旋卽進退昨夏出疆之命義在往役不遑及他泯嘿至今如物噎喉邇來臣之賤疾逐月增加諸般症形漸就難醫茲不得不冒萬死疾聲籲號於宸嚴之下倘蒙 聖明曲軫驅使之久俯垂帷蓋之恩特許臣以致仕二字竊侈暮景則臣謹當生而歌詠 聖澤死而銜結泉塗伏望 聖慈天地父母哀

憐而矜允千萬至幸

請爲兩亾子立後書

伏以臣命途奇釁長子故叅奉彦欽及其妻李第三子故通德郞彦鈴及其妻申十年間相繼夭折又俱無一點血屬臣今年老病深死亾無日若不趂時立後則誠恐有靡及之悔而臣之他子亦未有多男不得已欲以第二子今郡守彦鉉之一子漢容爲彦欽後以承臣父母宗祀又欲以再從姪故成均生員彦鏑第三子漢寧爲彦鈴後萃育臣家已及三載而彦欽彦鈴旣皆夫婦俱歿雖有所與而將無所受且彦

鉉之一子出繼稍異常例須臣自煩控籲茲敢冒死
仰瀆伏乞 离明俯軫微懇特令從願施行以光繼
絶之恩不勝萬幸

別諭後辭召命疏

伏以臣嚮於帳殿入侍時遽蒙罕有之異數 玉音
悽咽勉留諄諄他人聞之尚可感泣況臣親當何以
爲心然臣情實有不可不一暴者而遲徊多日未易
登對疾勢添苦遂不免徑歸臣罪至此合被重誅歸
纔數日忽伏承召旨遠下諭以入來十行辭意萬萬
非賤臣所當得者臣誠驚惶隕越不知所出時方眩

與喘交劇草草仰對未暇敷陳今始冒死控籲以冀
聖明之垂察焉念臣不肖無似厚被　兩朝剪拂
之恩仍荷　聖明特達之知頂踵毛髮皆歸造化陶
結酬報秉彝所同臣雖愚迷豈獨全昧至於李密表
短長之語臣嘗屢舉於筵奏章牘之間而　聖諭今
亦及此臣於是尤不勝其感惕涕血也往歲臣母在
時　聖教屢諭以齟齬鄉郊豈比京第每令臣將母
入京而秖緣臣母篤老沈疾末由仰承德意及至大
故以來回思飲食醫藥之節遺憾無窮追恨莫及竊
自擬不復盡室還京自享安便旣以是矢于中心又

多以告諸親知今若憑依恩諭弁髦宿志則人謂斯何臣豈可忍且臣命途險釁禍殃層積十年間兩男三婦四女二婿相繼夭折殆不絕哭其間內外諸孫之死亦殆數十情事之酷毒一世之所共傷臣非木石其何以堪特以頑冥頹弛姑不至於喪心失性而筋骸之痿癈逐月轉加舊症新恙日就難醫苟得潛伏鄉里屛絕百爲尙可望延活時月而今若處城市膠擾之地左右酬接勞斃神精則必將不日死亡萬無一幸矣如使臣留在輦下有可以萬分一仰裨於國家者則一身生死亦何足言而今臣義分所得以

自效者唯在起居朝賀與有詢則對而已此則臣雖居外固未敢無端廢却况臣所處至爲窈邇有事則趍不待移時則實與在京無甚分別今乃以十六年已退屏野之身忽復重入京城終爲生行死歸之人則豈不大有傷於　聖朝體下之仁而於國事又何毫髮利益之有哉臣自承恩諭氷炭交中諸症越添殑殑欲盡而一向泯伏尤增死罪僅僅經營多日辭未盡意而區區由中之懇實非一分假飾庶幾　天日之明可以俯燭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軫臣悲苦追隘之情亟寢收召之命俾臣得以隨分調息少

延病喘時奉朝請粗伸情禮仍又嚴命攸司削臣職秩重論臣辜恩慢命之罪以肅朝綱以安賤分千萬幸甚

辭　儲慶宮謚冊製述疏

伏以臣於病伏昏倒之中昨者上謚都監下吏來言以臣啓下竹冊文製述官促臣製進臣誠且惶且駭莫省所出臣之空疎蔑學固不須備論而至於駢儷對偶之文尤所昧昧不知向方之故立朝四十餘年一未嘗擬議於此等述作者卽通朝之所共知而見方屢任館閣製撰典冊之人自大臣至于卿宰多至

八九則今忽捨而差臣不翅若責以瞽之視聾之聽
臣實不識其何謂也然而此亦未暇言臣之所患諸
症值此潦熱飲冷失汗無有限節以致一倍增劇火
盛而痰乘之眩轉暈冒尤所忒甚乍有酬酢與起動
精神迷罔如墮烟霧若將頃刻隕絕頭部眉稜疼痛
異常臨食發嘔當夜失寐暑月不巾闔眼委頓氣息
凜綴涔涔昏昏此盖由於勞傷既多外感又深輾轉
添歀視前倍蓰鎮日帳殿親臨訊囚之際未得入參
已涉一望數昨　駕幸　儲慶宮徹夜將事之辰亦
未能致身於末班伏枕悚隕生不如死臣罪至此無

所逃誅而病之甚悲可推而知況可論於締成莫重之文字乎茲不得不冒萬死仰籲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俯諒臣病重實狀亟命都監即速變通無致大事差遲仍令攸司劄臣職秩論臣罪犯以肅朝綱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陳情請歸疏

伏以臣於曩者還鄉之初伏蒙　聖明特降別諭十行辭旨鄭重勤摯令臣入來繼又疏批之下復申前命在臣義分宜即竭蹶入承面諭而眩暈腰痛適方苦劇多日調治猶未快減之際得聞臣之姓名忽入

凶書拚死蒼黃進詣城裏始伏聞帳殿下敎至嚴非臣子所敢承者走伏金吾門外恭俟鈇鉞之誅而聖度天大旣下勿待命之敎仍令入侍臣誠感惶交集不知所出雖不得不冒沒登對而深夜帳殿旣不敢縷縷煩陳仍又賤疾輾轉添加閱月委痛殆不可責之以生人之事前後動駕之時大庭嵩呼之列俱未能趍參病裏惶隕無地自容噫唯臣情事之悲切疾病之沈頓決無由入處城闉之狀前疏亦嘗畧暴伏想 聖鑑必已俯燭今何敢更有煩縷而卽勿論親戚故舊雖如儓胥之賤輒問臣何日當歸或恠臣

至今遲留雖以是見之臣之宜歸而不宜留尤可知也夫以宋臣韓琦之元功宿德袖進人士勸歸書而求去則神宗雖至於流涕而終亦不得已許之況如臣者之去留何翅若江湖鳧鴈而人之問歸期惟遲留又不啻於貽書勸歸而已則臣雖欲淟涊久留其何可得也又況以十六年畎畝屏退之身乃忽還入於朝市膠擾之地毫無所裨補而乾沒以了餘生則是果作何狀人而不亦爲千古之笑端哉茲敢瀝盡肝膈冒萬死仰籲於 慈覆之下伏願 聖明天地父母曲軫臣情懇實狀特許臣退歸鄉寓得以隨便

調息時節起居粗伸誠禮千萬幸甚且臣所兼御營
奉常兩提調戎政祀享俱係緊重而虛帶已久前亦
屢乞解免而尚未得請罙切悚惕亦望亟命遞改俾
無曠闕仍令攸司論臣辜恩蔑義之罪以警具僚不
勝大願

陞付領樞乞免疏

伏以臣於春初猥上一疏敢請休致而批旨筵敎萬
萬非臣子所敢承者臣誠至今悚隕如負大何顧何
敢復以是二字發諸口而聞於上哉只緣臣文理短
拙辭未達意區區歸華之願致有容光之遺照日夕

悸恐恭俟鄭罰賤疾腰痛比尤苦劇日昨召命既不
免坐違連日帳殿亦未得趍參又於大政該曹因領
樞作窠以臣陞付而見今所患如此屈伸拜跪俱難
自力末由入肅尤增死罪噫黃髮元老憂愛進言藹
然忠赤令人感歎而未摡　聖衷遽被威譴如臣不
肖艮限有素既未敢越分以一辭自效微忱乃又負
緣事會進據其位而不知恥焉則尙可以施面目對
人乎昔在　宣廟朝故臣李德馨言事去位而故臣
李恒福代之上劄以未及言爲恨而至曰德馨特已
言之臣也臣固未言之德馨究其心則一而二論其

跡則二而一也終力辭不拜今臣之事恰與之相類以此觀之臣之不容蹲冒於見銜尤可知也玆敢冒死仰籲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亟命鐫遞臣職秩勘斷臣罪戾以肅朝綱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辭領議政疏

伏以臣疾病之癃痼月加而歲增至今寄在陽界上已是恠事蹤地之兢蹙不敢自居以大臣而尚此淹滯於輦轂之下尤是理外秖因怵迫義分逃遁不得兼又連值國有事故未敢猥煩控籲竊祿樞司時奉朝請瞻依日月之光粗伸螻蟻之悃在於賤分已覺

惶愧無地誠不意千萬夢寐之外忽承此千萬不敢當之新命臣於病伏委痛之中自不覺驚隕欲絕五體投地歷數日而惝怳震悸茫然不能自定也今臣材力之萬萬不逮情病之萬萬難强不待臣縷陳固已通朝之所同諒一世之所共知以 聖上則哲之明寧或遺照於斯而乃有此命臣未敢知此時何時此任何任而臣是何人其尙敢一日冒此職名而不之恤哉噫臣之所自知所自量旣如此則朝議之所共駭輿情之所同愕不問可知區區至願惟在於亟收誤下之命毋使傳聞遠及八方以致貽笑於明廷

此非敢自爲便身之圖實所以爲國家慮者斷斷血懇尚庶幾 天日下燭伏乞 聖明勿少留難夫賜反汗則非臣之幸實國事之幸也

胥命後請譴疏

伏以臣以千萬無似之身承千萬匪分之命當千萬極艱之會忱誠淺薄旣未由仰格高穹言辭鈍拙又未能開達 宸聽兼且精神筋力日漸銷亡蹩躠班行輿儓嗤點决不容一刻苟冒而只以受任此時姑且拚死捱過悚恐悶蹙恭俟重誅而已及伏承前後
聖教所以譴責諸臣者至爲嚴重苟究厥繇罔非

臣罪臣旣職忝百僚之首而罪又爲之首則威罰之
加宜先於臣而畢竟處分臣獨倖逭臣尤震懍罔措
走伏金吾祇待鈇鉞之降而 聖度天大再下勿待
之命瀆擾是懼雖不敢不退歸私次而反復思惟終
未敢以 聖恩之寬貸而晏然自在敢此冒萬死瀝
血仰籲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明亟命剷臣職秩
勘臣罪犯以肅朝綱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雷異陳戒仍辭職劄

伏以前月雷電之異已極非常而曾未幾何昨又大
作於閉藏之時震驚不啻百里殆是盛夏所罕誠未

敢知何等禍機伏在冥冥萬萬驚懍不能自定伏見
聖教夜下戒懼修省之意發於辭表臣又不任欽
歎無已然臣竊見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朱夫子
釋之曰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噫此固聖人
之極工而雖學者亦服膺而勉勵況人主一心與天
地相通尤豈非猛省而加意處乎 殿下於中庸一
書講繹既久聖訓微義洞貫無遺奚待臣贅陳而亦
不敢蔓辭覼縷唯 聖明穆然深思上有以仰孚天
心下慰民望不勝大願且伏念當此國勢岌嶪灾異
荐疊之日可言者固非一二而最是言路幾乎斷絕

此實莫大之憂亦願　聖明念前聖設鼓置木之意
軫古人烏鳶不破鳳凰方至之語以爲貽燕無疆之
圖幸甚幸甚如臣無似冒叨匪據月纔三㲉灾咎至
此若未亟蒙譴斥必將重誤國事因灾策免故事班
班伏乞　聖明鐫臣職名改卜賢德以答天譴以安
賤分焉

遞付西樞後請譴疏

伏以臣抱難强之疾負難赦之罪疏辭未準而長單
繼徹恩諭屢降而轉身無路日夕隕越唯竢嚴譴伏
蒙　聖度天大不賜誅罰許遞相職俾伸廉隅特令

銀臺之臣臨宣批旨至諭以勿復芥滯卽謝樞府十
行絲綸開示　聖衷旣肅且溫丁寧委曲不翅若慈
父之詔迷子臣祇奉恩言且惶且感以首頓地自不
覺汗淚之交迸也念臣本來負犯分甘廢棄而猥蒙
謬恩復備任使感激圖報一念耿結而只緣臣見識
昏滯忱誠淺薄上未能仰體　聖意下不免自負素
心情實未暴咎釁益彰靜言思惟無往非罪苟論以
有司之法則嶺海金木猶不足以少贖其萬一縱荷
聖明曲賜包容視同微眚不欲遽加以嚴誅在臣
義分其何敢徒恃寵貸晏然冒進自同無故之人乎

狗馬賤疾近益沉頓精神眩瞀末由締成文字泯伏多日今始號籲於　宸嚴之下伏乞　聖慈俯加諒察將臣西樞職秩亟行刊削仍命重勘臣孤恩負國之罪以警具僚以嚴邦憲千萬幸甚

辭職申辭月廩書

伏以臣情地危蹙疾病沉痼屏伏鄉里人事都盡前後朝儀一末趨參論以邦憲罪在難赦冬夏考績有國重典而所領樞府及兼帶　社稷署殿最俱以臣在外而不得行癈厥職事尤合重勘日夕隕越措躬無地且臣屢以還寢月廩之意仰陳微懇而忱誠淺

短尙未蒙恩許輸送之令式月輒下夫爲人臣有賜
於上苟非有至難安大難强則其何敢再辭三辭自
甘違傲之誅哉誠以上下分義固爲莫嚴而辭受一
節亦係廉恥大防顧此遄外俟罪之身乃欲饕冒稍
食決非賤分之所敢出者倘蒙 离明俯垂照燭則
必不俟臣言之畢而亟有所反汗矣矧臣今方年至
自將刊名朝籍則雖微罪戾尤何敢爲冒承謬恩之
計哉非不知本罪之外又添瀆擾之罪而情窮理極
玆不得不復此仰籲於 貳極之下伏乞 睿慈亟
令削臣職秩論臣負犯仍又令停月廪以重國體以

安私分不勝幸甚

引年乞休致書

伏以三陽回泰萬品昭蘇伏惟　邸下睿學日進睿德日新臣情危病痼蟄伏田里跡雖阻於斯庭心則懸於魏闕區區下忱竊不勝惓惓之至仍伏念聖人制禮四十强而仕五十服官政七十致仕盖以中間三十年爲人臣仕宦之定限而欲使仕則耆功立事老則息勞知止其所約之以禮而軌之於義者可謂至矣顧臣出身入仕恰爲四十有七年則視聖經三十年之限已不翅遠過之矣由是之故越在六七年

前敢將休致之請盖嘗一自於筵席屢籲於疏章而未蒙允許則又未敢一向瀆擾者誠以幸或不死能及年至則自應卽遂微懇不必延引時日故因仍泯默不敢復陳而只自耿結憧憧于中矣今臣犬馬之齒已滿七十揆以聖訓參以法例決不容一日仍冒於朝籍玆敢仰籲於 离明之下伏乞 睿慈亟令該曹遵依禮經明訓考据近行事例許臣致仕時奉

朝賀千萬至願

再書

伏以臣昨將肝膈之懇猥上休致之請揆以聖訓旣

甚有裁參以國典亦自班班竊意　睿明所燭必即下該司施行一如嫌避者之照例稟處而已及奉睿答大失所圖臣誠驚愧兢蹙不知所出此殆臣忱誠淺薄不能仰孚　睿聽文字短拙不能悉陳情私之致此亦臣之罪也夫七十而致仕即禮經之大防也既老而退休人臣之至願也從古爲人臣者誰不欲爲此而其或精力尚强可任職事則上不許其退而下不得遂其意者固有之矣若臣者疾病之癃痼與歲俱深神精之衰耗筋骸之痿癈殆不似生人貌樣只自飾巾視蔭厭厭無復有陽界意思而顧乃貪

冒官祿年至苟蹲終不免爲漏盡夜行之人則非但私心之愧赧死將不瞑其爲昭代之羞搢紳之恥將復如何況且自古人臣立身最以晚節爲重念臣平生鹵莽譾劣了無毫分可言而到今垂死之年又並與此一事而放倒焉則是將爲何狀人也此尤所以必欲得致仕二字以作暮年光華者耳唯臣此言實出寸心如有一分假飾神必殛之臣雖不肖其何敢焉伏乞 睿慈俯賜矜諒導達 聖聰卽許臣依願致仕千萬幸甚

三書

伏以臣再申由中之懇竭盡底蘊庶冀體下之仁快賜準許日夕顒俟幾乎心目俱穿伏承下答辭旨丁寧諭之以勿復爲請臣奉讀以還且惶且感繼之以憮然自失也夫下之於上其分截然殆若高穹之不可攀而雖以匹夫匹婦之賤凡有疾痛呼號輒必仰天而禱祝者豈不以生物之至仁大德無物不遂無微不達而然也今臣之所祈願誠亦禮經之大防人臣之大節一日不得請則一日得罪於禮經二日不得請則二日得罪於禮經與其畏瀆擾而泯默仍遂得罪於禮經無寧大聲疾籲期於得請而後甘伏瀆

擾之罪茲不得不冒萬死而復陳之夫休致之規漢
唐以前則亦往往而有而自宋始盛迄于 皇明年
未至而得之者且比比焉至我 朝旣著在國典制
其廩祿又輒隨其陳列而許之今皆班班可考自我
聖上御極以後諸臣之致仕者尤衆前後合爲十
四五人而大臣居其半矣是諸臣者未必皆年至篤
老病至深痼而亦多得之雖以故左議政臣閔鎭遠
之進退係國重輕故判敦寧臣李秉常之淸名雅望
冠一世俱亦纔及七十輒蒙恩許我 聖上以禮使
臣之盛意凡在瞻聆孰不欽仰而感嘆哉又如今奉

朝賀臣元景夏則任遇方隆筋力尚强而僅到六十
初章卽許臣則齒長於景夏者七歲而出身之先景
夏又爲二十餘年今若徒知瀆擾之爲罪顧戀寵祿
之偏厚一再陳籲殆同應文塞責而止則是不獨爲
禮經之罪人而又當爲景夏之所羞臣雖無狀其何
敢爲此哉臣之眩喘舊症逐歲漸加前秋以來又重
以腰疼脚痿日夜迭劇跬步之際顚躓相續戶庭之
間運動末由其不能陳力就列固已決矣今臣之耿
耿至願唯在刊名朝籍靜處屛伏以俟一日符到便
還造化舊物而已萬一未蒙恩許將不免連章累瀆

不敢避其斧鉞之誅書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以 邸下之仁豈不矜而許之而使其終於抵罪也伏乞 离明深加照燭導達 聖聽卽許臣致仕千萬幸甚

謝賜衣資食物疏

伏以臣於日前伏見傳敎下者以臣爲庚子年玉署之臣至有歲饌外衣資食物輸送之命恩諭鄭重寵錫便蕃斯盖由羹墻之 聖慕隨處罙篤謂臣譾劣亦係簪履之舊物俯垂記念乃至於此昨自該司持示米豆紬緜等物目微分雖甚猥越寵賚實極光榮

不敢不拜稽祗受仍伏念臣支離不死尚存視息獲覩邦家再有之大慶叨陪於壽閣行禮之際舞蹈於舊闕呼嵩之列歡抃之悃率土攸同而區區顒祝實倍恒品又蒙 聖慈追惟舊日格外殊眷偏及賤臣昨今年來便同故事衿紳相告以爲至榮況在臣心尤當如何唯有感泣祝 聖隕結爲期而已臣宜即拜箋天門叩謝異數而左手拇指忽生毒癤多日未差全廢盥梳茲敢畧入文字仰伸惶感之忱尤切悚恐

書啓

偕來史官疏批傳諭後書啓

臣所寓稍僻而去京又遠辭本既上之後晚始伏聞
往古所未有之凶賊肆爲窮凶絶悖之說 聖上連
日親臨帳殿嚴鞫正法神人之憤庶可以少洩臣方
冒死力辭雖不敢以見職自居而憤痛之極骨驚膽
裂恨未及亟伸輿疾之義方切惶隕之際史官臨宣
聖批至命偕來辭旨之諄切優渥萬萬非臣賤分
所敢當者臣祇承感泣誠不知所以自措也念臣無
似猥蒙特達之知隆恩異數一至於此糜粉隕結顧
何足仰報萬一而揣分量已參前倚衡決無冒承之

望獨有更竭忱悃復煩籲號期於亟蒙準請而已第
當亂逆無前鞫事未了之時一向退處亦有所萬分
惶恐宜卽進伏都門之外仰請威命而狗馬之疾頓
添於近日霜冷眩暈咳喘尤方苦劇末由趍卽起動
謹當俟神氣少勝以爲進詣申籲之地

疏批傳諭後書啓

臣未赴特召罪在無赦敢陳短疏冀蒙嚴誅而伏承
聖批不惟不加以威譴至諭以此時何復撕捱令
卽偕入臣尤惶隕之極不知所出況伏聞 聖上出
天之孝上格 慈意愛日之誠將舉縟儀欣歡抃祝

小大同情區區下忱尤豈勝仰達且伏見　聖教特
降斷自宸衷兩大臣事已有處分則臣之所引之廉
義今何敢復言宜卽趍伏九閽之下仰請前後難貰
之罪而狗馬之疾尙此苦劇雖方多試藥物取煖調
治而姑難自力起動三數日間若得一分之減則謹
當擔舁進詣恭俟進退之命惟是　王人之淹辱荒
郊已及三旬此尤臣日夜兢蹙如伏蒙　聖鑑俯察
微悃先令召還則賤分庶可少安

承旨敦諭後書啓

臣每一封章憂悸戰灼竊以爲若不蒙譴殛則必應

蒙矜念矣卽者近密之臣儼然遠臨十行 聖諭辭
旨之優渥慰勉之諄切迥出常例臣尤震惶隕越不
知措躬之所也噫臣之從前所引之罪姑不暇言只
以卽今賤疾言之其凜凜危篤決難望復起爲人之
狀卽近臣之所目覩而亦爲之愍然者也臣何敢一
毫矯飾而忱誠淺薄 皇穹高遠 聖朝之恩數愈隆
而賤臣之罪戾愈添臣誠撫躬自悼之餘將恐一朝
溘盡終不免爲孤恩負罪之鬼也臣祈死不得氷炭
交中心神焦迫眩喘尤劇附奏之辭亦末由敷陳萬
一謹當更冒萬死以文字仰請嚴誅

疏批傳諭後狀啓

臣迫隘窮急不敢一味泯伏又不得不冒死瀆籲伏承聖批辭旨之肅温勉諭之深切有非罪累如臣所可承當旣不勝其惶懍萬萬尤況誠淺二字重複累形於絲綸之間由臣無狀致至尊自損威重一至於此此又臣萬死之罪也至於卿果撕捱下五字已非臣子所敢聞者追惟昔年豈忍爲此之教臣奉讀未竟自不覺五體投地感泣無窮如使臣可以一分起動則承此教何敢偃息遲徊哉臣之水土之疾自前當暑輒加而今年危症視前倍甚眩暈喘咯脚痺

腰痛數日來尤𧮰殆不可堪晝夜叫苦昏倒欲絕將起還仆末由自力致身於司敗之下瞻望 宸極精爽震越只有席藁私次恭俟斧鉞之加而已伏地戰慄唯祈遄死抑塞迷昏不省所達

遣史官別諭偕來狀啓

卽者千萬意慮之外史官遠臨傳宣 聖諭縷縷凡三百九十有三字其所以丁寧懇摯開迷牖昧慰諭而敦勉之者萬萬出尋常遠甚有非積罪賤臣之所敢當者臣祇奉莊誦驚惶感激自不覺其精爽之飛越而汗淚之交迸也噫臣之前後負犯實不容於倖

逭而雖蒙 天地之大造得以息偃至今然其震懍
隕越不敢以日月之稍久而有所少弛者今乃敢憑
恃恩命復入國門則一世公議將謂斯何臣身非敢
自恤獨奈羞朝廷而傷國體何哉此臣所以甘伏重
誅而不敢爲復進計者也臣近遭逆理之慘慽又方
葬埋隔日哭泣悲遑之中疾病增劇神識昏憒所對
尤不成辭理如或少得甦歇則謹當以一疏更暴悚
灼之懇仰冀 聖鑑之俯燭

承旨來宣 手書後書啓

臣冒死申籲恭俟重譴忽伏承近密之臣臨宣 天

書寶墨璀璨輝映蓬茅辭旨誨勉逈出尋常臣拜稽
祇擎震越惝怳實不知何所置身以臣之滓穢罪累
今乃誤 聖恩而辱 君命一至於此此尤臣莫大
難貰之罪只願即日殞滅而有不可得則亟宜他不
暇顧走伏脩門之外冀蒙違慢之誅而臣自數日以
來重感暑暍昏憊苦痛暈眩喘喘殆不能省事雖欲
拚死竭蹶實亦末由自力臣罪尤萬萬矣如得一分
甦減謹當進入文字更暴危悃仰請嚴命

別諭敦召後書啓

臣蚌負至重而尚逭嚴誅危懇上陳而未蒙準許又

不敢連章瀆擾只自跼蹐泯伏恭俟處分之際千萬
意外史官夜半臨門傳宣 聖旨開示慰諭丁寧勤
摯臣誠惝怳震悸五情失守不知措躬之所也念臣
前後罪犯非同細故律以邦憲流殛亦輕息偃田里
尙出萬幸若又敢憑恃寵靈彈冠束帶重入脩門則
其爲放肆無憚孰甚於此臣自屛野以來唯時節朝
賀不敢不自伸區區而顧今罪累之蹤亦未免一切
停廢伏聞 東朝誕彌之辰 聖上親行延賀之儀
遙望雲天只切馳誠今蒙 聖諭及此令臣入參賀
班在臣分義猶將不命其承況於恩召之下曷敢遲

徊而踪地之萬萬危䟺姑捨勿論臣之素患眩喘遇冷添劇腫生臂後坐臥俱妨雖欲自力趍承一瞻觚稜亦不可得孤恩闕禮尤合萬死呻痛瞀昏不能陳暴一二謹當俟神思少定更以文字仰請違命之誅

別諭後書啓

即於千萬意外史官遠臨傳宣 聖旨十行辭意勤摯鄭重至舉頃年宣醞時所承敎而縷縷爲諭臣於是奉讀未竟自不覺其感咽之極涕泗橫集不知所以爲喩也噫臣雖無狀亦有人心承此敎而其何敢有一分逡巡之意哉只是所被罪名實是人臣之所

不忍法紀之所難容今若以薄譴之旋宥恩言之特下而復欲爲進身朝行之計則是特無忌憚之甚者堂堂國家其何可容置此等人而臣亦何顏復對一世之人乎此臣所以寧被違命之罪而不敢萌趍承之念者也情溢辭蹙伏地隕越唯願遄被威譴少塞臣分而已

議

李萬江一律當否議

萬江情節之萬萬妖惡前所未聞置之極律少無可惜而考諸法文果無必死之當律則律外論斷處之

以死似宜有審愼之道且渠旣以私賤吐實則宜先削去於大小科榜後移囚典獄恐不當覵若朝士仍置禁府猥蒙俯詢輒敢附陳伏惟 上裁

祧廟祝辭孝曾孫書否議

臣素蔑學昧禮且方喪慽疾患心神憒瞀尤何敢强所不知而旣蒙下詢又不敢不以臆對殊切悚兢之至曾孫之稱始見於周書而自曾祖以下之孫皆得稱曾孫矣今若曰不當仍稱於祧後則始建 永寧殿而祧 穆祖乃在於 世宗三年而 四祖室祝辭皆稱孝曾孫至于今未或有改以是推之 明宗

室 元宗室祝式之猶稱孝曾孫恐無容議似非不祧前祝式不禀仍用而然也至於 仁宗室祝式獨稱孝曾姪孫似由於 仁祖朝所稱承沿因循之致在今合卽釐改一如他室例矣且臣謹稽 肅廟辛酉追上 定宗諡號時玉冊文亦書孝曾孫而見載於 列聖誌狀印本中似可爲旁照之一例而但聞香室儀軌則 定宗室祝式只書嗣王臣云此又未敢知者也伏見 聖敎有曰此三字宜書則各室宜一例書之臣之愚意 四祖室及 明宗 元宗室外他室祝辭之不書孝曾孫只書嗣王臣俱有意義

恐未可遽議於一例書之伏惟　上裁

皇壇親享　王世子亞終獻當否議

皇壇祀儀肇行之時　王世子亞終獻間不爲磨鍊
雖未敢知有甚意義而今若欲議定儀節則諸大臣
所對　殿下先行初亞獻而　王世子行終獻之言
恐似便順冒昧率爾不勝悚兢之至

通信使禮單勿送紋緞議

今此下詢固知　聖意有在曷勝欽歎而第臣曾叨
嶺藩備聞倭人每於萊館宴享之際雖在飣餖魚果
之屬亦必一一手自尺量以校其增損云卽此細事

可知其狡獪情狀矣雖欲從今以後定式勿給卽勿論信使一行章服與旗幟旣不得不用雲紋至於東萊府使釜山僉使宴享差倭之時章服旗幟亦將不廢雲紋則獨於禮單欲代以他物不但在我交鄰有欠誠信以彼狡獪其肯順從决未可必與其發言而或未見從致損國體無寧姑仍舊例之爲愈矣又若雲紋如前許給而只以縇縷合數十疋謂有邦禁而欲代給則尤必不易且自萬曆丙午復通和好以來至今一百四十年間信使只九往而又將行矣自今又未知幾年方復送使而遠則二三十年近亦當十

餘年矣臨其時令該曹酌貿當送之數毋得有尺寸濫買則恐必無因緣弛禁之慮論以大體迷見如此惟在 睿裁

望位禮閏朔行否議

通典范甯曰閏月者以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開元禮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此說具載於先正臣金長生所撰疑禮問解臣無容別議伏惟 上裁

均役改節目便否議

臣素矇於事務近尤衰病昏頓尋常言語文字亦患前後忘失況此節目汗漫繁氄尤豈能領會於卒乍之間哉然而旣辱俯詢不敢不臆對均役一事前頭爲弊可憂之果如何雖未敢灼知而今旣勢不容中止則就其中潤色彌綸差可爲善後之圖而竊伏聞左相論結錢一款深以添一撓端爲慮云臣之區區迷見亦與之相同且況孔路殘邑結數本少處常時雜役所收猶患不足又若捐出必益難支倘復移之於戶不啻視他邑斑駁不均誠恐又添一撓於烟戶此亦不可不更加深量者也各處分定如以爲可罷

則斯可已矣設或將來有不得不取用事則雖流來庫藏亦無不可而今乃旣罷分定復立會錄一目終甚未穩且各處分定雖將自明年革罷而至如五道水軍糧米令各邑充給者其爲苟簡而未正大比他最甚恐不可不亟先變通也他餘條件或全未詳本末或思慮所不能及只据一二事仰塞明問不任悚兢之至

世孫宮喪宮僚服制議

雖以宋時事見之羣臣則只成服一日而除獨宮僚齊衰三月有未可曉古禮未有所据宋例又非明證

則今乃義起終似重難而所定宮僚淺淡服入直哭臨之節又與廷臣有間以此行之似乎無妨

大小喪時習樂用樂遲速行否議

今以領相獻議見之會前大小喪時習樂用樂早晏行否俱有舊例今只當益明定式以作後規而已大喪三年內六都日習樂停止者領相之議固當矣而但庚申辛巳卒哭後習樂如常則領相議中欲退以朞年後得無有違於舊例否也且伏聞在昔 明聖大妃小祥後凡於中祀亦皆用樂則庚申辛巳卒哭後習樂豈亦有所等差而然歟若爾則戊戌習樂之

方行於卒哭後恐亦無別於庚申辛巳似合有參量
定制之道矣 殿下服未盡前雖有賀而樂則陳而
不作誠爲合宜但勿論卒哭前後服未盡前同是陳
而不作則 駕前殿前一也而或陳或否似未得當
雖不可作而只陳之以存禮意亦有間於朞功奏絲
竹仍前擧行恐宜越紼行事旣有經訓有事廢樂亦
乖禮意則卒哭前 社稷祭陳而不作有未敢知況
皇壇事體非可比論於 國社國稷則雖卒哭前
尤不容廢樂冒陳僭易不勝悚兢伏惟 上裁

邦禮爲長子三年服行否議

臣一自屛野以來凡於時政國計雖未敢出一言論
一事而惟是芻蕘之詢或有所及則一得之愚不敢
不獻之意曾已屢陳而亦　聖明所下燭也今茲爲
長子三年之制　聖上慨然於國典之未備而古禮
之可復有此俯問　聖意旣甚盛而　聖敎又甚切
臣苟有所知尤何敢不對而念臣少而無聞老益荒
頓儀禮義例都不通曉經曲源委誠所昧昧實未曾
一日用工一番繙閱其於服術隆殺之節古今同異
之辨茫然無所識解將何由攷据指訂以對揚明問
之萬一哉唯其如是之故昨冬今春亦以服制事再

被下詢而一不敢有對則今與其强所不知而以臆妄對無寧不知爲不知而甘伏違命之罪只自伏地震悚

大行王妃卒哭退行議

臣謹按文敬公臣金集答崔碩儒之問有曰昆弟之喪同宮未葬似不可行父母喪卒哭文正公臣宋時烈答閔鼎重之問有曰承重孫雖先葬祖母而父喪在殯則似當待父葬畢後先行祖母虞祔又答吳再挺之問有曰母喪將葬旣穿壙而遭妻喪成服後更擇日葬母而初再虞則卽行三虞卒哭則葬妻後擇

日行之以此數條推之重喪之卒哭猶待輕喪之葬後則況　大行王妃卒哭之退行於　大行大王大妃因山之後恐爲合宜而　王朝典禮至嚴且重未可以私家問答有所据依唯在博詢而審處

大妃因山時隨駕展拜　舊陵服色議

臣素昧禮且此　因山時　大駕隨臨又是國朝未暇行之禮則展謁　先陵時服色有不敢臆對而第以私家言之祔祭時喪人之凶服入廟先賢之所嘗許後喪祔葬時以衰服省先葬又是通行之禮則今此　聖教恐爲合宜

大王大妃發靷 大駕隨往時出入由正門議

常時 大駕移還御陪奉時俱由闕之正門則今於陪 梓宮神輦往來時恐不宜獨由夾門迷見如此伏惟 上裁

初虞祭在 山陵過行後返虞議

五禮儀初虞條葬之日日中而行或路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若經宿以上則於行宮行之朱夫子家禮亦云若去家經宿以上則於所館行之朱夫子定論旣如此五禮儀亦如之豈不以急於返遂於室而虞以安之不得少遲而然也且 因山及返虞時 殿下

隨轝儀節俱載於五禮儀則獨於初虞不於行宮行之而必行於　魂殿者恐亦有精義於其間而決不宜輕改又伏念　明陵下玄宮吉時在卯則返虞必不甚晩凡諸擧行恐不遲滯雖或稍晩先行虞祭次行茶禮似爲合禮五禮儀所載如非有甚違古禮甚妨事勢者則恐不必容易變通旣有微見不敢不陳伏惟　上裁

因山時贈玉帛題主奠親行議

五禮儀所云導　殿下至奉辭位入小次　梓宮入玄宮時就位領議政以哀冊贈玉帛入跪奠之文雖

似少異於古禮與朱子禮之主人贈而豈亦以有所難便於親登躬行之節而然耶今若如　聖教就擴上位近侍奉獻傳于領議政使之奉奠則既有得於古禮而亦無碍於諸節矣至於題主奠時　殿下入就位代奠官酌酒連奠三盞盖亦倣朱子禮而然矣家禮題主後祝炷香斟酒讀祝於主人之右而無主人奠酌之文士大夫家所行亦各不同而未必躬皆奠酌者似以自虞祭方用躬奠之禮也今此題主後設奠時　殿下入就位代奠官奠酌之節一依五禮儀行之恐爲合宜伏惟　上裁

菅屨疏屨改制議

斬衰菅屨齊衰疏屨之制俱載古今禮典如可倣而製造或似彷彿而第須先識菅與蒯之爲何草然後方可議其制㨾且見五禮儀服制條註菅屨疏屨並代用白緜布鞋豈亦以衰經雖用古制而菅蒯不可詳故代用白緜布耶與其不知爲何草代以藁麻而只倣不可詳之制㨾改造他屨恐不如遵用古今所行且依朱子說卒伍所着之制一用見方所用之爲不害於義伏惟 上裁

國恤發靷時神帛朝祖議

朝祖誠喪之大節而五禮儀無之　孝廟初文敬公臣金集所進古今喪禮辨亦請講而行之而未果者也然而古制宗廟在於王宮左垣之內而其出入由於宮門雖以漢臣韋玄成所云禮廟在大門內不敢遠親者觀之其制可知且以　皇朝成祖文皇帝喪儀言之梓宮至端門外禮官奏請辭祖皇太子奉神帛由廟街左門入至太廟縟位謁辭後仍出安奉由承天門及大明門出云太廟之在同宮此尤可見矣我朝　太廟在闕門之外與古制及　皇朝制不同則雖欲依倣永樂間喪儀及丘氏儀節以神帛代行

節節妨礙之端非止一二五禮儀之初不磨鍊疑亦由此區區微見有難輕議伏惟　上裁

祔　太廟時祭祧先後議

橫渠張子言三年喪畢合祭太廟迭遷神主此爲得禮而朱子從其議與學者書亦云俟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遷張朱兩賢之論俱以合祭畢後迭遷爲宜則五禮儀中遇時享乃祔正合古義而只行告由誠不免欠缺今此先祭後祧於禮乃備之敎至爲允當無容更議伏惟　上裁

徽寧殿禫祭　東宮服玄袍當否議

按禮禫而纖祭之時玄冠朝服祭訖則首着纖冠身
着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盖古禮禫祭服純吉祭訖服
微吉至吉祭又方純吉所以五禮儀禫祭條內喪在
先　王世子服無揚赤色黑衣者此也　徽寧殿禫
祭雖將未行當禫期　王世子設位服玄袍哭而變
除自合於古禮及五禮儀恐不可有所輕改至於仍
以玄袍行朔望祭似違於持心制而但念自練祥至
禫吉古禮初無三年期年之別一體定制而期年則
只禫後持心制以終三年其謂以心制者不以身持
服而以心持者也若爾則禫後以玄袍行祭固亦宜

矣若以心制中玄袍爲未安而服黲袍則禫後服色與祥後無所異焉烏在其由祥及禫之意也欲就玄與黲之間有所裁酌則古禮之素端黃裳似爲適中而其文雖可識其制今不可詳非臣鹵莽所可臆對唯在 聖明博訪而審處之伏惟 上裁

徽寧殿禫祭後大享時用樂當否議

杖期之喪自練而祥自祥而禫服已除矣三年之制已畢矣 陵殿之仍行上食只出於權宜之近例而非古禮非國典其何可因是而遽止古禮與國典所載禫後大祭之用樂乎且伏念在昔 永昭殿 敬

寧殿禫後俱有已行儀節尤不容輕議刪改伏惟

上裁

　內喪在先祥後上食當否及攝行時祭官服色

議

內喪在先時　魂殿祥祭後仍行上食以終三年旣有違於古禮及國典則及今釐正誠爲合宜而揆以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之義或似未安第伏念內喪在先則自　魂殿山陵虞祭至朝夕上食四時大享並設　王后神座各進禮饌亦載於五禮儀而不知自何朝停止或言　仁祖大王大喪時因先正臣金集

所言而止之云盖勿論入近五禮儀所見載而 祖宗朝所已行者亦旣以違於禮而停止則今此上食一段釐正於補編恐無不可矣吉服與祭服輕重稍別煞有等差五月後 徽寧殿大祭 王世子攝行時獻官以下服色用無揚黑團領 聖教允當而至於遣官攝行時則獻官以下服祭服亦有意義恐不當改易區區微見僭易臆對不勝惶仄伏惟 上裁

先正臣趙憲宗事議

先正臣趙憲有嫡子完基隨先正同日立慬而無後庶子三人長曰完堵仲曰完堤季曰完培俱有後孫

今完堵之支孫熯完堤之支孫宗秀俱稱宗派而熯之子重國宗秀之從叔纘文交相呈辨援据文籍殆難摟計此所以該曹之請以議定者也今撮彼此所引中緊關者而論之則纘文謂以完堵雖長而即定州妓所生完堤完培乃良妾所生故完堤居次而得以奉祀援引國典良妾子無後則賤室子承重之文及疑禮問解人有問於先正臣金長生曰賤妾子雖年長又已從良猶以良妾子奉祀乎長生答曰禮律然也之語則重國乃以爲定妓所生夭死未成長完堵外祖乃兵使文明遇云故考見京兆所藏帳籍則

完堵生於巳巳而外祖豐川訓導文明遇重國之以
訓導謂之兵使者換易官名已可駭惟趙憲戊辰爲
定州教授庚午移坡州教授則巳巳生之完堵明是
定妓所生且考重國所納完堵許通公文則有曰分
備邊司爲許通事　王世子下教內義兵將趙憲奮
義起兵忘身力戰與其子同死賊手其忠義炳炳不
可使子文無後只有庶子一人特令許通不絕其祀
爲只爲備邊司下教爲良如教等用良同趙憲子定
州居幼學趙完堵矣身乙免陞許通仕路爲去乎相
考施行向事萬曆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都提調二

員提調五員郎廳三員着押踏印而其中庶子二字幼學二字及陞字刀擦異書今以文理推想則庶子二字似是賤産二字幼學二字似是官奴二字免陞之陞字似是賤字而其所以刀擦改書者出於欲諱妓産之致誠可謂欲巧反拙矣完堤承重奉祀之後完堤之長子鑌有廢疾而鑌之子鳴鳳又無後而先死故先正臣宋時烈抵其孫故校理疇錫書論趙憲家宗事有曰惟其祭祀廢闕久矣今錞也又死則益不可言矣若依李誠哲例權擇其中稍可者官之而以祿祀之則若敖之鬼不至於餒矣鈐平之功只是

尋常而尹門擇賢移宗於坡原夫移宗是犯禮也今不敢效而依李誠哲例權主其祀殊爲得中云盖錞卽完堤之次子也完堤之長孫鳴鳳死無後而錞也又死則先正祠宇益蕪沒而無修掃之人故其書如此而猶以移宗謂之犯禮只欲擇其子孫中稍可者官之而使之權主其祀焉當是時完堤苟非法當奉祀之人則及其子與孫相繼死亾之後先正祠版直當奉還於完堵後孫之家使宗事歸正祭祀不廢而已又何爲乎移宗犯禮之是慮而至欲擇其可者權奉其祀乎况其時完堵之孫匡漢出入先正門下則

又何爲捨之而欲擇權主者乎此乃完堤自初奉祀之明證也又於　肅廟朝戊子年間故判書臣閔鎭厚陳稟於筵中以爲完堤之孫鳴鳳以長派連世奉祀官至直長而無子湖中士論以鳴鳳從弟瑞鳳在見存諸孫中爲最長房權奉家廟其爲人亦合主祀若自朝家仍以瑞鳳主其祀則幸甚云請詢於大臣禮官而處之自　上下詢於入侍大臣而使之依所達施行自禮曹成給立案此又中間瑞鳳奉祀之公案也當重臣陳稟之時臣漢以前朝官身死屬耳而曾無奉祀之事則到今臣漢之支孫熲自以爲當奉

祀者又果成說乎及瑞鳳與其子纘祖俱死而先正祠版始代盡祧遷於長房矣到今定以不遷則纘祖之子宗秀自當以承重之孫還奉其祀而重國忽地橫出自稱宗派擅奉先正祠版於其父燠之家至有此爭訟之舉重國之所以執言者即上所謂許通公文而此盖光海主分朝伊川時所成給於趙完堵者也先正庶子實爲三人而此云只有一人者盖其時完堤僅五歲完培生未踰年則其有無多寡非分朝所可得而知故只認有庶子一人而免賤許通俾不至於絕祀者事理誠亦然矣然而先正奉祀之捨完

堵而歸於完堤者實由於禮律之所固然故在其時
則完堵之子若孫俛首安分未有抗爭之端及夫鳴
鳳死而奉祀歸於瑞鳳則雖由於事勢之無可奈何
而宗統之重稍異於前又因年代久遠斯文長老之
熟諳故事者皆已淪喪有可以漫漶事實故㸌也出
入京鄉眩亂黑白完堵之爲定妓所生卽渠諸族之
所共知而其不得承重先正之祀者亦由於此故㸌
也必欲泯沒其跡僞書其外祖以顯職且其分朝時
許通公文爲渠最大之證左而官奴免賤等字不可
以示人故又敢下手擦改此其巧詐虛謊誠極駭然

而完堵兒名之載於先正日錄者重國乃敢忍謂之非其祖而夭死無後人之無良又何至此且況完堵之妾子鎭有二子長曰鳴漢次曰匡漢而鳴漢之長孫有趙燁者則燠不得爲完堵之長孫矣匡漢之長孫有趙煥者則燠又不得爲匡漢之長孫也設令完堵自初承重以至于今燠則自是支派之支派其不得奉先正之祀者尤明矣此盖由於先正諸孫勿論宗支淪落窮鄉不學無識不得從游於士夫之間而燠獨往來於搢紳之門夤緣事會百計粧撰其子重國又誘其祖於夭死而無後以致爭訟情狀絕痛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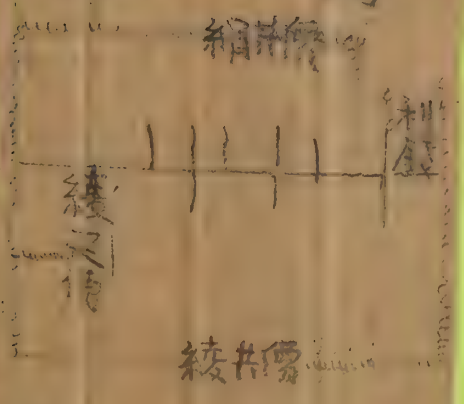
施勘治先正奉祀則一依禮律所載及 先朝定奪使瑞鳳長孫宗秀承重似爲合宜伏惟 上裁

白頭山祀典當否議

有國之於名山大川必有以崇祀而報賽之者從古已然況我國諸山摠皆發脉於白頭山而山之旁近又是 列祖陶復發祥之地殆同周之豳岐則立國近四百年尚未議崇祀於是山者恐是闕典且以定平之鼻白山爲北嶽者若以其時北路疆土未盡入於版圖也則如鏡城吉州等邑在麗末已盡收復矣慶源之豆滿江亦以北瀆載祀典矣況如長白大山

而完堵兒名之載於先正日錄者重國乃敢忍謂之非其祖而夭死無後人之無良又何至此且況完堵之妾子鎭有二子長曰鳴漢次曰匡漢而鳴漢之長孫有趙燁者則烪不得爲完堵之長孫矣匡漢之長孫有趙煥者則烪又不得爲匡漢之長孫也設令完堵自初承重以至于今烪則自是支派之支派其不得奉先正之祀者尤明矣此盖由於先正諸孫勿論宗支淪落窮鄉不學無識不得從游於士夫之間而烪獨往來於搢紳之門貪緣事會百計粧撰其子重國又誘其祖於夭死而無後以致爭訟情狀絕痛合

圖



式

(14×7+17)÷5=二三両

解 此는加乘除混合의問題라其絹一疋價에絹疋數를乘ᄒᆞ면七疋共價額이니此에利錢을加ᄒᆞ면綾五疋의共價라此를綾疋數로除ᄒᆞ면綾一疋의價額을得ᄒᆞᆯ지니라

既在鏡吉之界則不以是謂北嶽而乃以自長白南距九百里之鼻白山定以北嶽者誠有所未敢知也今此白山之祀臣無容別議伏惟 上裁

知守齋集卷之五

知守齋集卷之六目錄

祭文

知守齋集卷之六

箋

討逆後陳賀箋 楊州牧使時

兇徒猖狂方切神人之憤 天討震赫爰正鯨鯢之誅氛祲廓淸動植均抃恭惟 主上殿下英斷無比聰明有臨則武緯而文經功侔造化法春生而秋殺德合乾坤遂令滔天之羣凶咸伏肆市之顯戮伏念臣身滯楊邑心懸 楓宸臨門受俘跡縱阻於獻賀輿邦啓 聖誠更深於進規

中宮殿患候平復後 大殿陳賀箋 南陽府使時

坤候暫愆憂正切於中外天和快復慶實深於神人
動植均欣率普胥抃恭惟政先皇極德侔乾元宮梱
肅雝咸仰威如之吉倫理篤盡擧頌刑于之治玆當
中闈之休祥益膺上天之福慶伏念臣分憂百里受
恩三朝跡遠螭庭縱阻嵩呼之列夢繞象闕秪殫
嵩祝之忱

中宮殿陳賀箋

玉候彌留於一旬八域之憂慮方切天和康復於翼
日羣生之歡抃曷勝慶洽 宗祊賀騰遐邇恭惟化
承資始德合无疆壼烈克彰咸仰二南之盛陰敎內

贊爰致百祥之臻茲當无妄之爲憂聿覩勿藥之有喜伏念臣濫蒙殊渥幸叨近州跡阻鵷班未參舞蹈之列心懸獸闥第深欣祝之誠

元子定號後 大殿陳賀箋 黃海監司時

銅樓曠位正切朝野之咸憂甲觀啓祥更覩名號之豫定歡騰遐邇慶溢 宗祊恭惟 主上殿下增輩鴻基貽謨燕翼离明掩彩幾嘆輟四重之歌震索凝休爰幸建 元子之號實由上天之降福曷勝率土之胥欣伏念臣跡阻近班職縻遠臬千齡遐祝望五雲而翹心百世克昌瞻 少海而延頸

應製文

諭侍講院贊善金榦書

卿養德山林夙負重望自　先朝屢下徵招之命而遐心莫回恒切觖然向者入對始幸覿面前席之奏袖進之劄無非格言至論予方擬倚卿圖理卿終以老病爲辭一出都門白駒莫縶予心悵恨當復如何顧予凉德忝位以來灾異之作殆無虛月饑饉之慘近古所無日者雷電之變又出閉藏之節惕然驚懼凜然憂厲將不知國事之稅駕於何地環顧左右疇能匡予當此時如得致卿於朝廷之上則其有裨於

寡躬爲益於世道曷可量哉當寒就途卿必以爲難予亦姑不敢勞卿卿之身雖不可以易進而卿之言猶可幸得聞茲布予衷曲之懇願獲卿藥石之辭卿須體 兩朝恩遇之重念寡昧求助之誠凡係眇躬之闕失朝政之利病一一歷陳實封以上予雖不敏其敢不服膺而虛受焉卿其諒哉

洪領相 致中 致祭文 擬作

嗟卿棄予倏踰期歲端笏珮玉其儀棣棣若將復見歎閱文研日月愈久邈焉莫逮從古爲難君臣之際噫予及卿亦云深契惟卿性質端亮愷悌亦卿才識

通敏超詣峙于王庭鳳儀鶴唳列于西序球珍貝麗
涇渭豈末甘辛務劑循始迄終靡見瑕戾予乃篤棐
卿殫勞勩尤勤納約屢有獻替法筵進讀何書爲最
卿及二相一辭陳丐有臣曰贄忠於唐帝竝言嘉謨
炳烺昭揭盡先講此其益不細予適因循迨茲遲滯
近方討論諷閱次第念昔典元國步將蹶首尾百篇
罔非至計糾剌君違指陳六弊若聆其語實感曠世
因斯反隅愧極悲繼予乏弘量未袪褊係予慚受善
咈諫自睿卿借往哲欲牖迷蔽誠切鑑古義同執藝
苦心血忱此焉可諦予雖昏庸曷敢不勵期無負卿

大誥頒誓亦所自勗進遠退銳所悲失卿未卒匡濟書存人亾增我愴㳙陵夷世道岌業國勢誰任協贊俾固根柢俉官爲酧事異常例卿應不昧歆此椒茘

金參判相玉致祭文代述

聖考在宥有臣侃侃旣錫皐比仍毀別觀卿爲肖子庭訓是纘淡若古井溫如玄璸內秉剛毅外絕崖岸友悌至行芬甚里閈餘事詞華亦極爛煥一舉裒然爲多士冠罘游雷肆久盛瀛館薇垣栢府歷敭華貫力持風裁正色糾彈剛寧或吐勢獨無憚南維持斧拊殘鋤悍西邑分竹吏戢氓讃迨予初服卿方在散

賊魁稔惡天討久逭奮然封章盡揮乾斷迺任喉舌
迺畀屏翰亞卿廼陞酬勞奚但曩在湣灘羣凶煽亂
卿來自野雪涕憤惋周旋近密隨事協贊罪宗覬覦
逆謀爛漫急書之上或疑其謾卿獨力爭亟請窮按
逮乎庚戌夬行礬甸異世同符曲江先見囊封瀝血
旨意懇款予未及察薄言譴竄無幾還召舊踐復絆
予眷不替卿意已倦進退從容操履靡變杜門養痾
星霜屢換誰知一疾遽促遐算嗟卿恬雅末路罕看
世方馳騖寸長亦衒退然如怯泊爾無羨義所可爲
明白剖判不詭不隨允矣貞幹予用不盡益切傷歎

仟官僉爵庶歆一灌

祭文

端懿嬪發軔時議政府率六曹進香祭文

於赫名閥緜緜積德惟　憲惟　順二后繼作媲我
兩聖母儀王國惟其有源惟後駿發篤生碩媛遺
烈是襲彩鳳華月異祥斯叶禀質柔嘉秉心淵塞姆
敎不煩閨範自飭式膺　睿簡爰嬪　貳極具厥純
懿允矣天合禮謦徵采頌騰京室如任周耦若塗夏
匹愉顏婉色小心齊遬仁端儉度動遵女則歡承
二殿慈孝交洽化贊銅闈陰敎內篤卅載敬畏終始

一日美疢雖嬰令聞罔鈌屬歲重光　先后上陟病
未盡禮每慟靡及　聖患沉淹久違康復誠深代某
憂切嘗藥至行不匱在古猶卓庶享遐期永綏天祿
奚神不佑寶齡遽促半夜蒼黃一疾奄忽龍樓問寢
曉珮聲歇螽斯啇慶秋桂不實何德之厚何報之薄
穹高莫諶理玄難詰　甲觀悲纏　重宸愴結徽章
紀美顯謚煥冊芳猷昭揭可垂千億佳城叶吉　五
陵之麓會幾日月期忽窀穸捨此赫顯指彼冥漠厭
儀將啓仙路其邈鸞馭莫攀鵷班增咽庸伸悲賷恭
薦芬苾陳辭瓣香冀一降格

肅宗大王發靷時議政府率百官進香祭文

上帝憫世迺睠東顧代降神聖治隆三五 寧考之烈 顯廟之仁洪惟我 后式克欽遵聞聲舍酪隱物瘞轂冲年至德已及禽獸离筵養正仁聞日播迨登寶位風動新化滕廬含恤孺慕罙至 東朝養志孝思不匱堯欽舜一 祖宗心法率是攸行刑家御國義篤本支澤均公姓敎先宮掖恩絕私逕經文緯武明體達用神機電掣睿智天縱赫然以臨英斷自出權綱躬攬奸萌逾折三時御講五日賜對勵精圖理克勤匪懈舟水著戒屛扆述銘惟艱天位爻儆在

廷遇灾寅畏一念兢惕責躬露禱天心必格值歲飢
癘軫厥瘵痌發帑除租民命用蘇圖任碩德禮遇耆
舊生汝鹽梅歿焉俎豆景懷前哲陞配孔廟克正祀
典丕闡文教儒門磔裂異議喧豗一言以定垂示方
來思恢遠畧深軫武事于郊大閱車攻是執沁州增
陴濟都繕隍義取繻袽戒存苞桑受諫虛襟從善轉
圜臯比奬直手札褒賢惡食師禹臯服法文御厨或
損珍裘亦焚懷保是急綸綍歲下課農勸蠶恤孤賑
寡服念庶獄明慎祥刑罪從惟輕德洽好生良役議
蠲經界復正爬櫛宿弊究極利病凡厥治謨高出百

辟猶有大者較茲卓卓 皇祖回軍義秉尊王二
聖洪業聿扶天常爰定 世室增上尊號儀極情文
禮隆崇報 壼儀重光如日之更八字恩言誕告丁
寧著訓作則旌忠癉慾神人胥悅社稷永賴惟先
端宗曁彼懷嬪祔禮有缺幽寃久湮旣躋于廟亦復
其位載擧闕典事光前史諸夏無君我爲東周靈壇
百尺大義千秋蟒袍識感蠣壐揚命 先志適追偉
烈增盛禮壞方喪制循袍帽宸衷克斷聖經親考朱
議是遵遺誠昭揭古道復行陋俗一洗洪規宏範蕩
乎難名歷選逴古無與爲京數句徽稱曷足模狀

聖猶自謙蹙然屢諉羣情莫過庭額勉副尊光懿美
尤罕前覯宵旰憂勤不遑暇逸四十六年始終一日
積勞成疾閱歲違和尚軫民隱殆忘沉痾肆命 貳
極代理萬機中外叶望 宗祊有依十箴貽謨再批
申誥斯文之托典學之諭深切著明 聖訓洋洋無
憂之盛可配姬昌耆社題名便殿錫宴國朝以來盛
儀再見南山北斗頌禱方切奚天不吊奄降大割金
縢纔卜玉几遽憑與齡無驗得壽罔徵萬姓哀隕率
土如喪於戲盛德沒世可忘因山治命寔倣 長陵
嗣王聖孝遺志是承祖載有期厥衛將啓眞遊永

邈仙路迢遰臣等俱以無似受恩罔極生成厚澤淪肌浹骨攀髯路阻蓐蟻誠懇恭薦芬苾冀賜降監

祭外王妣全義李氏文

維歲次己丑四月壬寅朔二十日辛酉外孫杞溪俞拓基謹以淸酌庶羞之奠告訣于外王妣淑人全義李氏之靈曰嗚呼慟哉伏惟尊靈毓德名門禀氣秀慤執心溫粹斯理明哲家傳孝友天秉高潔涉畧子史旁及女則于士也光孰云釵飾克配君子宜家宜室敦親睦婣令聞孔洽治絍御衆內儀罙肅接人以誠絕去表襮不慳施予濟活貧乏鄉隣歡服宗黨感

悅榮華向茂敬姜晝哭三更轂燧爛衿血泣痛不欲生遺孤是恤單髻布衫二紀一日純美至行古亦罕匹既有此質宜享遐福天胡不仁施應斯忒一疾沉淹纏于床簀神明所扶尙冀勿藥誰知一夕大限斯迫家乏甔石滫瀡屢闕兒無子女先祀誰續季女奄忽孝兒繼沒點檢平生多憂少樂從封淑人遐齡望七在凡人榮不稱斯德畀之既厚報何爲嗇仰視夢夢憯莫之測愴念乙酉居然疇昔家君小闈渭陽釋褐次第成宦乃袍乃笏庶幾立揚甘旨無歉樂事難成四大芒芴專城一養宿望緯纏煢煢欒棘纍然號

擗哀哀婦媳將焉恃托泉臺不昧詎應瞑目輿言及此行路亦咽睠彼維楊松檜鬱鬱丑坐其原先塋之麓爰移前喪共窆新穴延津兩劒待時而合式遵遺意庶安體魄顧余小子自在襁席偏蒙提誨恩深顧復生成之德昊天罔極秪以顓蒙未酬萬一今焉已矣何所稱塞三宵阻拜奄成長訣年幼氣弱躬未含襲幽明之際戾實多獲卽遠已卜祖載將發日月其邁時物屢易優優其容溫溫之質永辭人寰歸于窀穸慟矣此世曷可復覿綴哀陳觴聲出余臆誠腆于文庶我鑑格嗚呼痛哉尚饗

祭外王考正言李公文

維歲次己丑四月朔壬寅二十三日甲子外王考故司諫院正言李公之柩自衿陽舊壟啓靷于塗將合窆于楊州先塋之側道過于京先三日辛酉外孫杞溪俞拓基謹具餅醪之奠迎哭于旅次曰嗚呼慟矣善未必福仁未必壽天之老矣其來已久偏於今日我心若癢顧生也後不及承顔稍從庭闈仰認萬一孝友之行忠厚之質求之於古亦罕其比官未大夫壽四十四較以斯德爲殀爲窮二紀之間哀樂交攻數三尊屬次第凋謝申姑孝妹蘧然長夜亦有科慶

以昌閫閾式至于今禍變孔酷小子欲言有淚先零維楊之麓孔邇先塋爰移舊壟將窆新原精爽不昧亦應歡欣悲撓卒卒文不暇成只有單誠無間幽明平生杜康藹其在觶不以菲薄庶我格思嗚呼痛哉尚饗

祭圃陰金先生 昌緝 文

維歲次癸巳七月丙午朔二日丁未門人杞溪俞拓基謹以酒果祭告于圃陰先生之靈嗚呼先生展也間出渾然元氣毅然粹質早自得師忘寢與食晚歲涵養益勤玩賾性命天人象數河洛下逮百家靡不

貫徹捐華懋實會于其極反求吾心沛然怡悅造詣
旣深踐履罙篤仰以山斗士方爲式文之將喪天逎
降割冥道迷南長夜誰燭邈焉季世已矣難覯念余
摳衣一紀于積莫以顓蒙備盡誘掖不息之訓炯炯
遺札愧未周旋秖自感激屬有親癠憂心不閱窆未
及靷窆未臨穴慚負幽明愴傷彌切俛仰之頃月已
三閱我服將除我哀莫竭單杯來哭一慟腸裂嗚呼
哀哉尚饗

祭三淵金先生昌翕文

維歲次甲辰二月乙巳朔二十一日乙丑是爲我三

淵老先生再朞之辰門下生罪人杞溪俞拓基囚山
遠縶無由躬詣一慟謹齎錢二百文明燭二枝心香
一炷轉致侍者俾以某日干支畧具酒果之奠而告
之曰嗚呼痛哉自吾先人出入我先生之門始終三
十有七年而余小子之挾筴請業亦居然二紀餘于
茲恩義兩世無可爲極而乃先生疾病之時適小子
奉使赴北不得以躬操湯藥方先生窀穸之日歸赴
不及又未克相紼而臨壙旋且鞮屨蒼黃待刑于鑾
海之陬而先生之筵几亦遠遷于東峽日月滔滔奄
及祥期撫懷今昔但有如隕之瀉而已千里緘辭匪

可盡意塡臆之恨貫心之痛其何能以輸抒萬一惟先生不昧之靈尚庶幾鑑格余之微誠也否嗚呼痛哉尙饗

祭申忠景公銋墓文

維歲次丙午五月壬辰朔六日丁酉孫女婿杞溪兪拓基謹具菲薄之奠再拜哭告于贈領議政忠景公寒竹申先生之墓嗚呼小子之贅于先生今已二十有三年矣雖其鹵莽滅裂無以仰窺德義之萬一而惟是巖巖之氣像休休之宇量直可以上求之古人而猶罕倫比凡世之以惇姻之義淸修之節詞翰之

超世言議之持正稱道夫先生者皆得其一二而曷足與議於知先生之全德盛美也哉嗚呼以一言而扶宗社以一身而明義理九十篤疾之歲遠涉滄海覲猶康莊而幾微不形於言色怡然如未始有事焉非天下之大勇大正其誰能與於此哉先生之墓草已宿而小子官縛卒卒尚未獲以文字抒哀時閱書篋抱遺牘而增慟適忝嶺藩行期在近省墓歸路瞻謁封塋緬懷知獎有淚沾頤伏惟尊靈庶我鑑臨

祭外舅贈執義申公 思遠文

外舅近故中直大夫行漢城府判官申公之柩將以

丙午九月初一日庚寅永窆于楊州之先塋外甥杞溪俞拓基繫官南藩無由一哭於旐翣在殯之日謹具菲薄之奠爲文四百餘言北望含哀遙寄家人使以前幾日干支告訣于靈筵曰始余十四公門迺贅視余猶子不以常婿我亦父事恩義兩契中間日月二十三歲昔余氷齒今余華髮人亦知公莫如我諦世敎旣衰風俗日敝傲嚚放僻鮮能孝悌嗟公內行古亦罕儷何處得來于今之世養備志物誠殫喪祭族婣斯睦窮阨斯濟內自宗鄰及乎交際一辭稱服無大無細斯爲其著餘事文藝亦屈輩流咸極工麗

發爲言論不詭不脆侃侃正議屢形侘傺使在　王
廷日有獻替誰之不如而闕一第末宦潦倒又何蹇
殢孰是司命視天瞶瞶逞余南遷歸自遼薊公涉重
溟如過于惠胥寐結戀海山迢遞我先返洛遲公歸
稅公乃纍然爰隨素轊白首號哀行者亦涕外斂神
觀內鑠煢衞尙冀冥佑庶訖喪制云胡一疾竟忽長
逝方公在床余按嶺嶠攀袂告辭我淚盈睯聞公疾
亟一念遠逮恨未相訣至發寤𡾟北望長慟我心則
悷純行感人上徹　丹陛哀贈賁煥棹楔昭揭於公
何有薄俗知勵祖載有期宅兆已筮深深脩夜今焉

將閉孤負臨穴我足如縶前宵夢覿儀容棣棣虛窓
曉月秋雨新霽撫懷疇曩泫然沾帨遺稿之刊先狀
之製俱承面命曷敢或戾一瓣心香荒詞以系遙寄
令愛替蔵椒荔敢竭微誠倘垂歆嚌尚饗

祭尹光甫得謙墓文

歲甲寅三月五日辛巳杞溪俞拓基謹以酒果〻告
于尹君光甫之墓嗚呼君與我爲兄弟者僅十有三
歲而君遽亡君之亾已十一年而我始視君之墓嗚
呼與之爲兄弟何其短而我之視君墓又何其遲遲
也始之來也若可以復覩而及其至也則唯見衰草

古木孤墳寂然而仁明剛介之姿端重溫雅之容邈然不可以接矣嗚呼從父兄祖考於一岡之內在君何憾乎湛樂如生日也獨可哀者吾妹之子孑無可托耳一杯寓意文不可盡唯君不昧庶賜鑑照

祭伯從兄正郎公學基文

維歲次乙卯四月辛丑朔四日甲辰我伯堂兄正郎府君之柩將啓殯而祖于塗少弟拓基滯跡海藩北望銜哀使男彥欽謹具菲薄之奠前一日癸卯告訣于靈筵嗚呼慟哉我與公爲兄弟者今已四十有五年矣盖自七歲而同住十七而始異居旋又會合於

明洞芳谷隣比乎蒼谷賢洞仍之以甘文之逢迎達城之團欒竹溪之留連顧未有曠歲而相離者矣至弟南竄及兄作宰而乃或有三年二年之不相見焉其相離也兩相懸懸魂夢爲勞及旣覯止一笑欣然嘗相謂顧安得兄及弟矣暮景枌榆惠好同歸教孫訓子以卒餘年誰謂其今迺有大謬不然者兄遽捨我而先歸乎捨我猶可忍也其忍捨病嫂孀婦與藐弱孫耶尤況累世宗祀付之於誰丘墓香火託之於誰文兒成立委之何人而乃若是恝然不顧翩然長逝若不可以少留也耶嗚呼兄旣幼而孤露無他昆

季惟我仲父先人是依是仰惟我輩數三稚弟視猶同氣弟又孑孑終鮮相與爲命惟吾兄而已幼而蒙騃也則榎楚而教督之既壯而就場屋則提挈於鉛槧之間及幸而成名則其所以嘉悅而懽欣者又不翅在已也嗚呼同堂兄弟人孰無之而若公之於弟與弟之於公相視如手足相須如距蛩直不同胞而生耳弟亦閱人多矣交親非少而求其可以論心而莫逆者則曾無一焉出游而倦歸而即公則吐出肝肺絕去間膜自夫官守職業以及家私瑣細而一皆與之相商量雖弟之愚兄亦不以爲無可取而謂若

將當於心者有事輒質有疑輒問有失則相規有聞
則相告當患而同其憂當慶而同其喜雖私言密語
妻子之所不得聞者亦未有相隱而不相言者形氣
雖分而一心相照嗚呼已矣此生今世安所得此有
事有疑誰與質問有失有聞誰相告規憂患慶喜又
孰與同之哉兄之云亾割吾之半身矣悵悵餘日吾
將何堪嗚呼慟矣以兄禀賦之堅固氣宇之偉曠固
可以必享眉壽術者之言儕友之論亦莫不謂致鮐
耇惟公亦嘗以爲吾家諸從兄弟唯吾差可有年如
汝最可念豈意其未六旬而遽至於此使弟抱此無

涯之慽耶兄於十數年來積哀蝕腸眞元內鑠鬚髮凋換奄成老人只是精神筋力不甚衰敗飲啜興居不甚減損所恃以期百年者此耳自去歲而始示憊輾轉彌留寧日常少竊自隱憂盖亦久矣及至正月望後得兄十二日所遣書以爲自三昨重患寒感委臥叫苦而已滿紙多少辭意與筆畫視常時不少異及見十四日書則乃云病已五日有加無減自危之心無所不至且言聞有便而無書甚悵使臂瘡之兒艱難倩草又見十六日倩書亦只言爲日滋多諸症不減而別無他語自是以後兄之書不可復見而但

聞其日就危欲之報乃至二月七日之昏訣書與訃
告踵相接而至嗚呼痛哉尚忍言哉聞是書乃纊息
未絶前數刻所口呼者而辭理之簡當情意之懇至
比平日殆有加而無少減又竊聞兄於臨終之際顧
語家人神氣安閒了無怛化之色冥然若就夫甘寢
卽其精神之内蘊委命之正見達理之高識直可求
之於古人而無所讓矣嗚呼弟之知兄固自以爲盡
矣而其猶有不及知者乎嗚呼慟矣弟素虛脆多病
不比恒人近年來又重傷水土衰相日見眼視旣漸
損飮啖又漸減髮亦十日一鑷白不下數十莖其何

能久視於世也默算過去光陰殆占四之三矣從兹以往所自期者多不過一紀餘少則十年焉耳惟弟未死之前竭吾心與力之所及誓自期以不負兄臨沒之託而追其死後如有知也與兄相追隨如在世時復續壎篪之樂於重泉之下果無知也則願以來生再爲兄弟了此世未了之情而已嗚呼慟哉如兄心德之仁厚識見之公正吾未知古所稱君子者果何如耳今世則殆未見焉此非弟私好之言雖淺之知兄者亦莫不歸之以長者好人況弟之於四十年一室同閈朝夕燕閒之際曾未見有毫髮可以竊議

處哉顧何爲而生而伶俜永抱終天之恨長尤險釁
屢哭斷猿之痛無一日可以展眉無一事可以慰意
草草粉字官不過五品終未得大闡科甲揚于 王
庭阨窮坎壈以沒其世嗚呼天理果如是而已其將
何以勸爲善者歟嗚呼哀哉聞兄之柩今將輀而向
南儀容一閟何時可覿病不能護斂不得襯又無由
一拊玄木於入土之前只擬早晚紼節一馬走哭於
墳前哀不能成文文不能盡意惟此寸心無間幽明
伏惟尊靈庶賜鑑臨嗚呼哀哉嗚呼慟哉尙饗

祭沈判書宅賢文

維戊午十二月九日是爲故太宰沈公再朞之辰也前一日丙戌杞溪俞拓基謹以淸酌庶羞之奠昭祭于靈筵曰嗟我識公二紀殆竟申以昏姻契誼彌盛端凝之姿豈弟其性廉豈近劌恕猶操勁何激何隨壹是平正旣進孤棘亦長銓柄廩廩宿望行秉國政公乃退然若履坎穽人方忞忞世道交病穆爾深居獨罕造請循始訖終誰敢與競尤有大者允矣至行衰年善喪實所歎敬噫天不憖孰是司命緬懷平昔我心怲怲筵几將輟謦咳漸夐單杯畢哭哀淚橫迸

尙饗

祭仲母淑人安氏文

維癸亥歲五月朔日癸未從子拓基謹以餠餌果肴之奠昭祭于仲母淑人安氏殯筵嗚呼哀哉箕疇敘福寧三壽一仲母臨世幾近八耋耄訶示倦績猶在執魚軒板輿有煒十邑大哥項玉季又分竹備厥志物享以榮祿奚所致斯曰維懿質穆爾委順遵是靜壹曾何忮求无有嗔艴神之聽之晩祉迺茀期至乘化寧復餘盡自屏郊墅久違顏色今夏東衙定擬趍謁人事大謬遺恨貫骨闕于服位蟄蹤如紲臨壙告訣聲淚俱竭嗚呼哀哉尙饗

祭次女洪氏婦文

維癸亥五月九日辛卯次女洪氏婦之柩將入于地老父銜哀設奠于壙旁而文以告訣嗚呼我昔見汝屢失幼女莫以乳孩過時猶悲止慈至痛汝所先知今我垂白噭噭視窆汝曷冥然曾莫顧念爾性孝良爾質婉嫕于歸名門已閱廿歲尊章甚愛不間已出賢郎甚宜如鼓琴瑟斯爲至樂人亦歸祉汝獨何爲超若脫屣矧彼四男長未十齡幼僅過晬失母伶俜行塗尚涕爾胡忍捨想汝遺恨不瞑泉下自吾屛野汝來甚稀至必歡然歸輒依依我今迎爾但叩玄棺

奚闕色笑增我摧肝卜汝葬地孔邇吾居覲路旌翣魂應躊躇病未秤藥死未視含愧爲人父我將何堪爲此餅餌與爾長訣汝其歆否一慟腸裂

祭徐婿士純命題文

維歲癸亥復月之晦渼翁畧具餅餌鮭菜使子彥鉉徐郞是酹粤余卅二乃生君內迎君爲婿甫及八載秀朗靜重迴出流輩恢然器度嶷然風槩干將在硎光發未淬荊璧將琢烱爾絕類餘事札翰已自藻繢旁及篆籒亦究體裁語輒心醉見覺形穢爲鳳爲鸞佇儀昭代斯惟國器擬以鼎彝誰知一疾遒忽捐背

噫君無子又只一妹萱闈晚景寸腸欲碎哀哀我女孑孑苦囙神胡忍此覗天昧昧往者歷叩問君何痗謂已向歇眠𠰒無礙山鐫冢刻喜共賞愛揚扢今古亹亹相對善攝斯勉前期有在會幾旬日人事大謬伯子遽亡鑿我肝肺君又繼没余益奚耐類彼嘉苗望實勤漑嚴霜早隕未秋銍艾鮐耇茀祿幾多禨禶冥漠修文芒芴游岱含殣未覗以適屏退羸博期近會下亦廢窮陰急景雲雪霙霼丹旐一逝玄隧其閟清揚入夢曉枕僾僾逢迎色笑此生難再單杯替訣諒我悲愾

祭伯子彥欽文

維癸亥十二月朔日庚戌老父銜哀茹痛遥寄一通文字使之因殷奠讀告于亾子參奉之柩前曰嗚呼痛哉今歲何歲四月汝之仲姊死越幾日而其所乳女又死七月汝之兩弟之子與女併命於一日九月汝之伯姊之稚子死越月而汝乃死又旬有二日而徐婿死盖自夏及冬甫半年餘耳而凡爲吾之子與女與婿死者三內外孫之夭化者又至於四嗚呼世固有逆理之慽矣人亦多屢遭喪禍者矣又安有荐疊一時如是之甚者哉嗚呼慟哉此由吾無一行能

竊位積殃神疾之而降之罰乃不于其躬而于其所愛若是之偏酷吾非木石其何能堪嗚呼天乎此又何哉人未五十猶稱爲夭況未能四十而僅踰三十者乎老而無子猶謂之獨況至于死而無一塊肉可託其典刑者乎有一於是尙可悲矣今汝乃兼是二者則斯已爲天下之大可哀矣尤況慈闈暮景倚仗汝愛重汝有逾於吾之視汝也則汝其忍於違背而死乎汝之父母俱存弟兄無故是又天下之至樂也汝獨何忍於捨去而不復顧乎汝婦甚賢琴瑟和洽汝又忍恝然而無所戀乎嗚呼死生亦大矣況以其

不可忍於違背與捨去恝然者乃如此則汝雖欲達
觀忘情視若晝夜之相乘亦不可得而其所潛悲暗
傷於中者寧有極哉然而汝之病已不可爲續息將
微父母諸弟環向涕泗之際視汝猶神氣恬然言辭
泰然顧語後事無少錯戒誨諸弟無所遺終不示一
毫怛化色者抑又何哉嗚呼以汝之孝友仁恕自幼
已然平居離父母弟兄至旬日輒慕戀形言色則臨
大故其忽泊然若無所係念者豈理也哉是蓋汝不
欲以臨絕悲苦之辭重貽父母之戚故爲是恬然泰
然而獨其遺恨隱痛想必不能瞑於重泉之下矣嗚

呼我其知之矣又可忍歷敘塡臆之哀以傷汝不昧之孝心哉唯汝沒時吾謂汝曰吾與汝將相離無幾而相會則無終極矣又曰佛氏三生之說固甚杳茫而倘或然者願與汝來生重爲父子以復了今生未了之恩愛也汝則言下輒對云若爾則何幸今余之申之於汝者唯此語已矣嗚呼痛哉汝之葬以芝山爲歸者卽汝顧語之一也而吾將先往經紀汝窀穸之事以待汝柩之靷而至也唯是山理微渺憂疑百出日夕耿耿不可釋未知冥冥中汝之意視常日又何如也嗚呼言有盡而意不可盡則况我窮天徹地

之痛貫骨盈腑之恨沒身而不可忘者其何能萬一於輸抒乎悠悠蒼天此何事哉汝其知乎其不知乎其聞乎其不聞乎嗚呼慟哉尙饗

祭冢婦李氏文

維甲子十二月甲辰朔二十一日甲子是爲冢婦令人牛峰李氏設帨之辰而又其入地將在翌日其舅設奠柩前而文以告訣曰嗚呼慟哉晬歲之窮臘冰雪中吾乃跋涉數百里來埋我佳兒於此而去曾僅周歲而又於窮臘冰雪中爲埋我佳婦而來天乎此何人哉天乎胡寧忍此汝年十六而入我門爲我家

冢婦者今已又十八歲矣班昭女訓婦行有四而其目則十數以是而觀於汝唯有潔齊酒食以奉賓客一事特不及專任而盡試焉耳其餘則未或見有違於茲訓者卽此而汝之賢可知其非尋常婦女所可儗者矣尤況孝友敦睦之行惻隱慈祥之性實有大過人者而標格之高潔志趣之雅靜恰如逸士幽人凡諸發言處事明白廉直秉義剛果晰理分曉往往令鬚眉男子有所媿服嗚呼吾兒之賢旣足以承祀守家而又有如汝者爲之冢婦則不但目前嘉悅無與爲比雖吾身後尤可以百不憂矣誰知一周歲而

相繼奄忽使我永抱此無涯之慟而先祀之重家政之托茫然無可言耶汝之爲人過於潔淸一塵不染又常多疾病固慮其或妨於遐壽而唯是內蘊貞固宅心仁孝可冀以久長故每以是爲恃矣一自吾兒亡後汝之儀形日漸柴削氣息日漸緜綴實有朝夕不可支之憂而每一相對吾心先折終未忍拂傷汝意百方開譬以早求汝可生之道而竟至於此嗚呼是奚異於見汝入水火不能救而吾將何以辭不慈之責也哉嗚呼慟哉以汝而言之則已得遂下從之願矣必應覩之如歸顧何所憾而獨奈汝家兩尊人

暮年至慟奚以堪處又況吾慈堂之愛汝重汝有踰常例與吾內外之猿腸已盡斷淚眼已盡枯者以汝常日之孝心乃反一切漠然若無所顧戀而眷係焉者抑又何哉嗚呼慟哉使汝而雖賢苟不至於超出羣類雖甚賢而又非有冢婦之重托雖兼是二者而吾兒苟尙在焉雖吾兒不幸先亾而汝或有一塊肉可繼典刑者則吾猶有可以自寬而忘情者矣今乃都無一事使吾有所寄而抑此哀寬此慟則吾非石木將何以堪之耶嗚呼使汝之夫妻而天閼不遂者豈由他哉亶以余蔑有行能無所可稱而分外躋躐

見惡神明迺令無辜之佳兒佳婦替罹殃咎此尤所以日夕慚痛者也嗚呼玄隧一閉何日復朝氷玉其質何時復見吾之哀謝年來特甚況此酷禍肝肚盡鑿固知悲不幾時而未死之前悠悠此慟其何能少忘也哉惟爾不昧倘亦諒余之哀也否

祭三女徐氏婦文

亡女徐氏婦之柩將以乙丑八月十八日丁巳靷于塗而指湖西之燕岐前二日乙卯老父使男彥鉉替設餠果之奠酌酒而告之曰嗚呼慟哉以汝姿相之豐盈靜重性度之柔婉勤謹固謂其壽且多祉必過

於人及其于歸名門媚乎尊章而深承其慈愛撫視無間已出況汝郎君之俊異出羣知不知咸期以遠大則不徒汝之父母之爲汝喜悅靡有窮已內外親戚亦莫不歸福于汝者一口同辭誰知以汝郎君之期以遠大而弱冠夭閼以汝之宜壽且祉而青年晝哭竟又未沒喪而過毀不勝旣死而又無一塊肉之可寄以典刑者嗚呼天乎胡寧忍此又況數三年來天之禍吾家極矣次女死纔過半年而伯子死甫小祥而其妻又死未十月而今又汝亡令汝父母已斷之腸更無餘寸已枯之眼更無餘血者憯毒荐酷一

何至此此由吾蔑有行能猥致叨冒殃咎多積見惡
神明不于其躬而移之于無辜可惜之汝輩斯吾所
以日夜痛毘惟願尚寐無吪者也矧惟汝之尊舅姑
暮年依倚唯在汝一人而今焉已矣孑然靡托行路
聞之可泣盖夫以汝平日之孝心雖得遂下從之至
願而亦應不能瞑於九原之下嗚呼慟哉六月念間
聞汝病漸危適因藥院事而入京兼欲以護視汝也
纔過六七日聞慈堂患候忽劇蒼黃臨歸入而語汝
以故則汝甚悵然問我以今歸姑未卜復入遲速乎
余外雖唯唯而心知其仍成永訣淚自迸睫不忍久

坐只勉以善攝遄愈握手作別而歸然猶謂或可以延掩時月誰料未三日而遂聞汝之訃乎汝將死旣不得復見已死而又不得視含斂仍又湯藥爛煎終未能一撫汝玄棺而汝將入于地父子至情遂止於此乎悠悠天乎是又何哉數行之文何足抒至痛之萬一而惟汝有知其尚歆之否嗚呼慟哉

祭叔子彦鈐文

維乙丑歲十月己亥朔十二日庚戌亡子彦鈐之柩將向鐵原之先塋將以十六日甲寅入于地其老父使其兄彦鉉以前一日己酉因祖奠而告之以文曰

嗚呼慟矣汝又何爲而死也汝又何爲而死也汝之仲姊之墓草再宿矣汝之伯兄之主纔入廟矣汝之丘嫂之常事甫隔三旬餘矣汝之第三妹旣矢心下從而歸于土僅閱月矣天之降割于吾家亦太酷矣神明之掾罰我者庶可以已矣汝又何爲而死也汝又何爲而死也嗚呼慟哉此又何也以汝姿稟之淸朗志操之介潔氣宇之發揚行義之謹厚重之以嗜書不厭隨我於紛華聲伎之地一未有子弟過外而宗黨知舊內而兄弟姊妹無不稱道而期望則誠無一可疑於天且窮者顧乃連生二男子一女子而俱

不育再發解塲屋而不能成一名年又不及三十而死使其父母垂白噭號者此何理也汝生三歲而吾謫南陲翌年春汝母氏携徐妻而隨至汝時未免于乳矣慈堂所以顧復汝鞠育汝者有倍他孫及汝長成而取佳婦也又爲之嘉悅出常至于今鍾情慈愛不翅若在抱之稚兒而汝之所以承顏仰事者亦如之今何忍决然長逝貽尊堂暮景無涯之慼而不少顧也自吾受任海嶺以至屏居前後十數年中汝之兩兄或因科事或緣家冗迭有離合而汝獨長在我側凡於服勤左右之節視他兒尤切且久尠不當意

今胡爲超然無所戀而使吾抱此逆理之至慟也以汝氣弱自幼善病中又屢經危疾根委漸深而唯汝加意自護專心刀圭湯丸之屬未或去旁吾雖悶其病而不甚爲慮矣三四年來汝旣連遭天慽又哭姊與兄外雖强抑不見戚容而素自情勝內實多傷之餘今春及秋復哭乳女與徐妻瘦削凜凜見之驚心勸令入京調治不但爲便醫藥實以汝寂寂塊處易致添病欲其逢迎親賓宣暢悁欝而無奈病已入膏肓日就於不可爲嗚呼慟矣當其病之不甚重也旣未能及時治療以冀效至其亟也又未由入視爲訣

斂不得躬含窆不得臨壙悠悠此恨天長地久未死之前其何忍忘聞汝自知病轉欲而無一語及他又少無怛化意只戒汝妻以無死云素知汝中有執守而亦不料定力之乃如是也但汝伯姊云出覩汝旣絕之後猶且覩而不瞑嗚呼是豈不以睠係父母抱恨冥冥而然乎以汝之有深愛於父母雖不欲以悲苦之辭助我至慟增我摧腸而方其纊息將微之際汝恨又安得不如此乎嗚呼慟矣汝之伯兄及汝俱無嗣續而汝之仲兄今始有乳下兩子而汝弟則未及有焉汝之後事雖姑無擬議者然而吾之生時必

當爲之所縱未之果也汝兄及弟豈忍使汝爲無主之孤魂乎汝可以是而自慰也今汝之葬窆邇先阡及汝兄之墳汝若有知又可如人世怡愉盡歡也嗚呼言有極而情不可極文有窮而慟不可窮唯汝不昧其尚知吾之慟而歆吾之情否嗚呼慟哉

祭陶菴李公縡文

維丙寅十二月壬戌朔二十六日丁亥杞溪俞拓基謹具菲薄之奠使子彥鉉祭告于近故議政府左參贊陶菴先生李公靈筵嗚呼哀哉自我公之云亡月已再盈而再虧矣即亡論搢紳章甫之素所慕仰公

者相吊而涕洟雖遠鄉窮谷生不曾一識顏而一蹐
門者舉莫不驚吁齎咨是不知其誰果使之而至於
斯斯足以徵夫人之好德良由秉彝獨奈何天不欲
惠我下民牖我羣蒙又一老之不憖遺也嗚呼以公
之聰明溫粹之性英特果達之姿既嘗再登高科歷
敭雲逵上下諷議啓沃論思文章之炳煥治道焉黼
黻標望之淸切明庭焉羽儀由是而進贊辨章謀
王斷國聽於輿人惟公是推顧乃不及乎强仕之年
超然遠引卷而懷之一部晦庵小學先立進德根基
默契實踐由心得師有來莘莘咸就鑪錘爲之而不

厭誨之而不倦不翅飲食之於渴飢軒冕寵利退然若惕而仡仡乎如其勇則任道而明學至誠惻怛藹然者仁而凜凜乎如其剛則嫉惡而距詖盖不唯門路之的敎法之正不出乎巷顔莘伊至如義利公私之辨尤嚴於析縷分釐惓惓乎 宗國之憂不以旣退而或衰諄諄乎指授之勤未嘗少弛於床茲雖生民無祿未使公進而位乎廟堂大朝是毗惟其承墜緒而啓後學卓然一世之所矜式而宗師非直善類以爲歸而爲其所當爲抑亦不肖者知所憚而有所不敢爲今焉斯文其喪矣世道將日隳矣復孰爲之

與起又孰爲之扶持嗚呼慟哉記昔丙申之春始見
公於喉司辱一言之嘉誨不余謂其鄙夷洎申好於
兄弟又契誼之益彌余之進退語嘿之間必極戒勗
而箴規公於編摩著述之際亦多往復而詢諮雖我
之愚無可取裁而公之視之也傾倒囷廩掇去膜皮
謂暮境之相依可百年而爲期而今而後已而已而
獨踽踽而倀倀立迷塗之多岐余從誰而砭尤余于
何而質疑嗚呼慟哉尤有一焉涕先言垂吾兒奄先
天折令愛竟又下隨我及公矣慟結肝脾公旣病未
可動而余又有藥院之縻睽以四歲隔以百里而終

未獲一握而說悲公今泉臺之下應復見令愛與吾兒為道我之頑非木石眼欲枯而腸已糜也擬臨穴而告訣素余車而載脂屬湯憂之未霽遂將發而躕踟替一瓣之心香奉薄奠與荒辭言有盡而哀不可盡者既以痛哲人之萎次之為邦國之殄瘁仍又哭吾之私惟公明靈尚亦鑑余之衷而毋吐乎斯巵嗚呼哀哉尚饗

祭洪天有 維漢 文

維歲丁卯五月庚寅朔三日壬辰杞溪俞拓基使子彥鉉以隻雞單杯奠告于洪君天有靈筵嗚呼我始

見君在歲已酉猥從賓階冠于君首歸我妹女爲君
室婦由是相視如甥與舅而君器度若可大受姿儀
濯濯宛似春柳內則斯敏其外之厚篤友弟兄善事
父母幼自激昂長益操守發爲言議明恕不苟具兹
衆美必貴且壽忽乃大謬誰執其咎茫茫天意邈難
詰叩吾家兩兒卽君密友頃試司馬君與同取共我
仲婿聯鑣來扣喜溢門闌歡洽簫笙曾幾日月禍故
紛糾我哭伯子肝摧腸剖嗟君面土再宿草莽猶有
三孤芝蘭瓊玖庶君遺羸歸成厥後哀我亾兒奚爲
獨否持慰尊公願寛悲慟尙稽奠酹實深恨負奄迫

祥事替薦雞酒其知不知嗚呼天有尚饗

祭李夢與英輔文

維丁卯五月庚寅朔十一日庚子友人杞溪俞拓基謹以酒果之奠告訣于李兄夢與柩前嗚呼慟哉出天之行高世之識絕人之文章容物之器度胷襟之洞豁易直號知兄者或知其一二而固未必能盡知也況如得喪欣慽不足以嬰其中壽夭窮達不足以動其心頹然弛置而內葆貞確口絕雌黃而眼窄千古者又不知知者果幾而盖亦未必能一二也嗚呼慟哉今其亡矣其不可以復得耶已矣已矣將何由

而復見也以余疏庸辱兄知許居然四十有四年矣常以爲得與兄爲友不須恨生世之晩也嗚呼慟哉今焉已矣踽踽暮途知我者誰警我者誰長江滚滚白雲在天憑棺一訣萬事蒼茫不盡交義九原他日嗚呼慟哉尚饗

祭長女洪氏婦文

維辛未三月戊戌朔十三日庚戌老父略具酒果之奠告訣于長女洪氏婦柩前嗚呼慟哉汝又何爲而死也古之人哭其子者有曰去年汝喪子今年吾喪汝父子之情汝先知之嗚呼斯誠千古痛絶語也然

而汝之喪子女固非一二而長成者只一耳亦豈如汝父之前後哭夭至於四至於五而又皆女適人男有室乎嗚呼痛哉余非木石其奚以堪之汝又何爲而死也余年十八而首生汝余旣鮮兄弟而稱孫於我父母者自汝始焉汝又夙悟敏惠慈諒易直最爲我父母所鍾愛甫六歲而已能離汝母遠隨于達衙朝夕旁側殆若成人如是者又六年而方還京一未以嬌騃過差受長者呵責及至于歸名門事舅章理家政爲良人所宜者將三十年亦旣男娶而女嫁有孫學書且方從良人之名邑人爭歸福于汝則汝獨

奚爲翩然長逝如不可以少留也汝之尊姑衰疾之養誰使代之夫家累世之祀誰使尸之諸婦諸兒將何所依仰稚弱二女將何以成就此固人世之至恨而汝亦必不能瞑於重泉之下思之及此肝腑寸鑿

嗚呼慟哉汝之諸弟先亾者五人其最多者視汝猶不及九歲下之幾滅廿年或不及下殤只仲女有四男而死時長者未成童其餘伯叔二子與徐妻俱未有一塊肉之留作典刑者則以汝視彼年紀與子女不翅過之爲汝之父母者其亦可以是而少慽也耶吾之老病近益甚黙算未來光陰眞所謂悲不幾時

而不悲者無終極矣一杯來哭數行爲訣言不能以盡意文不能以盡哀惟汝不昧之靈其尚饗之

祭洪婿敬夫 欽輔 文

維歲次辛未五月丁酉朔十五日辛亥是爲洪君敬夫再朞之辰前一日庚戌婦翁杞溪俞拓基謹具薄奠使甥姪尹台東告于靈筵曰嗚呼哀哉君贅我家廿六歲曁相須相視舅甥奚啻君自喪耦益篤情義每一對君破涕悲喟精明敏透孝友樂易慈惠愛人睦婣喜施歷數流輩孰如君懿翩翩札翰又君餘事常所期君者壽顯位强仕其年小縣新莅遽以柩歸

曾豈所謂嗷嗷老親號咷衆稱想君遺恨含而猶覩歲籥未改桂陽穿隧亦應泉臺斑衣娛侍諸兒漸長頭角出類次第成立尚惟冥庇我昔在疚剌向兆次君亦沿牒偕我同至先歸依戀握手涕泗戒我毋毀勉我强食甫及兩旬訃書忽墜驚號失聲豈眞疑僞日月滔滔如閱隙駟我頑不死俯仰增愧噫君亡日居然再值昨哭君墓樹擁草遼吾女近瘞音容俱閟枯眼餘淚三繞沾漬草草數行何能盡意不昧者靈庶歆茲觶

祭洪參判重疇文

維辛未十一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杞溪俞拓基謹具菲薄之奠昭祭于近故刑曹參判洪公之靈嗚呼人有恒稱茀祿鮐耉靡德以將匪福伊詬噫公於此蓋亦兼有青衿二百裒然擢首蚤歲華聞芬甚人口旋謝名場尤見義守清文敏識勉屈墨綬秖架卓魯曷盡抱負有隕自 天褒酬用懋金緋乃錫卿列乃副引疾就閑寬樂无咎圖書花木位置左右明窓隱几淨絕塵垢揮灑篇翰錯落瓊玖踰稀及八又稱高壽暮景清福天餉斯厚子姓詵詵鵠停蘭秀奚所致是維德其茂維材維器十未一究豈弟慈諒亦神攸

祐余始拜公事以父友公惟奬借不我蒙陋契誼彌敦申以婚媾公兒我婿我女公婦忽俱夭沒七年前後以我眼枯想公腸朽方公啓手屬我在疚奠柩臨壙闕焉皆否筵几將輟觴豆始侑雪霜雙柏物色依舊若瞻儀形有淚霑袖嗚呼尙饗

祭季女尹氏婦文

維壬申十二月丁亥朔二十四日庚戌季女尹氏婦之柩將靷而向臨湍前二日戊申老父灑酒而與爲之訣曰嗚呼痛哉汝其死乎汝眞死乎吾之擧子女共九人而汝爲最少則雖使汝爲人僅及中下爲汝

父母者之愛汝宜不啻常況汝之姿貌之豐盈性質之仁厚見識之曠遠孝友之篤至求之他人亦不易得矧乃得之於吾之膝下而於序爲季結褵名門于歸良士吾之嘉悅而冀望其宜家受祿者尙有極哉顧奈何汝乃遽死若不可以少留也嗚呼痛哉自吾四十以前一未有夭慽癸丑始哭七歲之殤女而猶至今未能遣哀嗚呼癸亥何歲奄哭仲女及伯子明年哭冢婦又明年哭叔女及叔子非木非石人何以堪吾之腸已蝕而眼將枯矣或者天道其庶幾悔禍也耶再昨年汝之伯姊又亡焉則汝之兄弟餘者只

三箇耳嗚呼今年又何年而先哭孀婦纔一旬而又哭汝嗚呼天乎此又何也此又何也嗚呼痛哉此豈由爲汝父者蔑有行能猥叨名位過福之灾挻及汝曹使汝曹才良淑哲之倫夭閼不遂一至於此嗚呼痛哉尙誰咎哉又誰怨哉吾於旬前衝雪冒風遠赴東州營葬孀婦擬以還後又視汝入地意外因國有大事蒼黃疾歸撼頓添病遂竟孤臨穴一慟想汝長逝之魂亦應爲之缺悵也吾之滿臆悲絕之懷不能輸抒其萬一者恐傷汝冥冥中孝思只以古人所謂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自慰而慰汝之靈餠餌

果灸卽汝母氏所手具而酹汝者汝其一嘗也否嗚呼痛哉尙饗

祭叔子婦申氏文

維癸酉八月朔日癸未老舅因朔奠哭告于子婦恭人平山申氏靈筵嗚呼慟哉自汝之死歲旣易而月亦九彀矣清明雅潔之姿慈良仁孝之行日以遠矣何處復得汝旣在室而早失怙恃入吾家未一紀而吾兒又亡所依仰者唯吾內外汝故視吾如父吾亦視汝如女自謂以此可保餘年孰謂汝遽罹毒疹於庚戌已經之後仍遂不救於吾適赴朝之時疾病而

不能躬護視死生之際又不成一訣也耶汝素氣甚
弱多病又嘗生二男一女而俱不育仍之以遭罹荼
毒殆若不可支保而近年來能自將理無甚苦疾又
況命之旣窮意或以年壽而補其踦又安知僅踰三
旬而遽至於斯耶汝於昨秋聞都正兒之兒孫漢岑
之年幼且佳願得之以繼汝夫之後余亦喜聞而不
及開口汝遽沒矣至汝入地之後始乃求而得之見
方敎育于家擬俟其成長付以汝夫婦後事想汝冥
冥之中亦應慰意而有以保佑之也唯是前冬穿壙
之日見汝夫墳有水患而積雪層氷旣無以不時遷

動先塋緬禮又方經營則亦不可先移小葬遂不免姑且懋置而夙宵在心何嘗一刻忘于懷也要之吾之未死之前定當安厝而已余之塡臆之痛欲一告於汝之靈久矣筆隨心腐淚在言前緘髓至今而荏苒之間服將除矣草草數語何能攄其萬一而倘冀汝之諒余懷也

祭舍妹尹氏婦文

維甲戌三月六日丙辰是爲我亡妹初朞之辰前三日癸丑病兄畧具米食魚肉之奠令子彥鉉祭告于靈筵嗚呼慟哉昨春今日赴哭　魂宮來往歷視病

源雖深惟其精神了然不爽我謂漸暖自應差可歸
語婦子以是爲慰纔過兩日凶報忽至遥望長嗥此
又何也嗚呼我妹質何其淑命何其薄孝順正直聰
穎廉儉德容豐盈仁心惻怛制事唯義居貧喜予父
母尊屬自幼鍾愛惜不爲男以大門戸擇對于歸譽
洽夫家舅姑亟稱君子甚賢神之聽之謂膺百福結
褵一紀遽見髽麻三乳失二只倚一女女既多男婿
又登庠螟兒亦娶晚景可怡胡意喪故連歲相續婿
亾女從婦又奄沒噫妹身世一何窮獨尙能理遣丈
夫所難唯其積毁舊疾乘之輾轉經歲醫藥罔效一

夕增谻竟至於斯神其可忍天獨何偏嗟我同氣合爲六人二姊一弟在綳卽夭一妹甚慧五歲又亡唯吾及妹與共長大晩又接屋朝夕相聚余所未决必以諮妹妹所靠恃亦惟在余及余屛野萱闈隨之以妹遠隔每貽慈念至輒色喜去卽心悵不吊罹艱共勉无死妹今又逝余將疇依以余早衰喪慘荐酷疾與老並飾巾以俟悲不幾時將如古語妹之就木跡拘未覩逌其入地殷腫未會日月其逝奄及常期一杯爲告我又未躬悠悠此恨尙曷有旣惟妹有靈庶諒余懷嗚呼慟哉尙饗

祭徐奉朝賀宗伋文

維壬午九月十八日丁丑友人杞溪俞拓基謹以菲薄之奠昭祭于故冢宰致政徐公殯筵昔我識兄華陽小菴兄齡卄二我齒少三兄姿敏雅內貞外粹詩書四子手抄腹笥摛藻掞藝高出輩類蚤擢制科發軔　先朝淸塗華貫緐歷殆周持議平恕不隨不激于外于內咸有可績四涖藩府久長司農家人內困厩庫俱空遂典銓衡迭提兩舘士頌公明朝絕譊謏何以致斯壹是靖簡年至謝事曾不盤桓循始迄終名德克完在公奚憾雖古亦難嗟我及兄白首如新

申以昏媾兩情彌殷鄰巷定居耆社聯武永言敦好源源晚暮兄今先我我懷可知我尤瘽哀悲又幾時九原他日交誼可續拙文銘隧敢忘遺託薄具爲訣兄應俯格

江華高麗山祈雨祭文

維茲高嶽爲鎭一州維嶽有靈功化溥周歲歷千百民受庇庥雨暘之龥匪神曷求麥旣大歉民殆盡劉尙冀西成賴以有秋一旱不雨三旬已遒凄風槁苗烈日坼疇奔走田畯吸泣悲愁失今靳霈其必塡溝咎實在守民獨奚尤豈由役煩抑因刑浮寃隔幽鬱

氓困剋掊微我之故詎民罹憂且慚且懼莫省厥繇竭誠陳辭牲潔幣修民之不穀亦神攸羞神之聽之鑑此僂僂特降甘澍俾我民瘳莫大神賜寧稽報酬

南陽國祀峰謝雨祭文

往者之旱民幾盡𤎼一雨蘇槁是誰之惠豈余寸忱敢擬格逮匪神垂憫誰能有濟皷舞田畯茁茂稻穄將民粒食賴神仁睿若爲報答曷有窮際復茲修虔豈直遵例飢餘遺喘尚困疾癘鋤後隱憂亦在螟螣迺時雨暘迺掃灾沴俾民獲蘇俾卒有歲不於神求將誰與計既賜其始願克終繼齋心陳辭潔牲具幣

神之聽之歆此報祭

爲車踰里民祭常山文

維山有靈鎭于斯里維民有居迺山之趾維賓與主與之相似神之罔佑民固奚恃民之不穀亦神攸恥旣熟田禾敢竭蠲祀雨暘以時灾厲永止驅攘猛獸屛息奸究俾我一村咸受靈祉殫誠籲告冀賜監視

哀辭

兪正言晦之彥明哀辭

杞溪兪晦之以歲己酉之二月庚辰疾卒于西湖之舊居嗟乎嗟乎晦之十九入國庠成進士三十四策

名登第事我　肅廟由堂后踐郞署出入薇垣栢府
磨礪角圭伉直自好信心直前剌論事臧否侃侃無
所饒不肯隨俗爲俯仰桔槹態世固推之爲一代名
流而仄目而不喜之者亦已多矣仕于朝甫六歲而
家難作遂一廢而不復窮居二十有六載得年僅六
十四嗟乎晦之爲人精明剛介簡潔敏透秀眉目美
鬚髯風儀甚雅工文詞善書法自其少小時聲名已
藉藉士友間逮立朝尤高出輩流上遠甚世所稱淸
塗華貫如古之鑾坡鳳掖非晦之宜若無當之者而
事卒有大謬不然者世之人非直不肯察其志而求

其義而已又從而下石而深隮之焉嗟乎嗟乎是果天歟抑人歟晦之死無男子只二女持門戸其二弟又已前晦之死四世之宗孑然無所托矣天下之窮咸備乎晦之七尺之軀嗚呼此又何哉然晦之亦奈何乎哉晦之生旣恭父命盡子職死又可以見先人於地下矣當世之儒宗名卿如權文純金文簡李睡村鄭丈巖咸有論說援經訂義爲之暴其志伸其義彼嘵嘵者亦奈何乎晦之哉晦之於是目可以瞑矣獨念余與晦之先大人同出我高祖考參判府君爲緦兄弟親而晦之又長余先君子一歲以是之故余

於晦之不敢以屬而以年焉迺晦之又視余甚摯禮貌甚恪余輒逡巡而未遽當也去春者余自玄江挐小舟截流而訪晦之於所居晦之時已病有年矣相看握手欣然語移晷娓娓不知止感慨歎息殆不可自聊白粥溪蔬繾綣之意可掬至今歷歷在心如隔晨事疾革貽書求一見余而余時有湯藥憂且不謂其奄忽若斯之亟也遂不及復出視而晦之逝矣撫念平昔涕不勝抆於其靷而祖也文以送之系曰

匡章之不孝也而獨見禮乎鄒孟伋也妻者白也母垂炯訓於亞聖噫其所守者義所安者命夫旣爲所

爲而不愧於斯二者世不容其又奚病化鶴之亭高以峙下有江水滔滔如練淨抱峽之山深以邃上有孤塚沉沉厚夜負江水兮不住厚夜兮無晨悠悠此恨兮無終竟

知守齋集卷之六

知守齋集

三